

文

粹

十三





文粹卷第五十

碑 惣六首

吳興姚

鉉

箕

嶽瀆祠廟上

后土神祠碑

玄宗御製張說辭

西嶽太華山碑

玄宗御製張說辭

北嶽恒山碑

張嘉貞

南海神廟碑

韓愈

黃陵廟碑

韓愈

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

楊炎

后土神祠碑銘

并序

玄宗御製

張說辭

古之王者皆受天命禮樂有權神祇是主郊兆所設雖定於厥居精靈所感則通乎變化大匠歸正旁行不流惟創制者為能之亦安在守文而已睢上祠者本魏地郊丘之舊而漢家后土之宮汾水合河梁山對麓地形堆阜天然詭異隆崛岉而特起忽盤紆而斗絕景象相傳胙鄉如在有物不可以終否有典不可以遂廢故推而行之歲在癸亥始有事于茲焉在昔后王時邁省方柴燎告至幽隱胥泊大舜則五載一巡武帝則三歲一祭今時代丕變人神禮煩朕就為損益折以法度一紀再駕亦無關焉二十一年冬勒兵逾萬騎旌旗亘千里校獵上黨至于太原赫威戎於朔陸霈展義於南夏肆覲羣后道有大備懷柔百神文無而咸秩先是有司宿設恪敬乃事已未師頓于齋宮庚申親祀于后祇聖考在天侑而作主何禮不舉靡神不徧往者漢氏之祠也牲以養牛五歲繭粟無所貴其誠藉以采席六重糞稊不得尚其質事與古反義不經見朕因其地而不因其儀取其得而不取其失凡牲幣法物之事歌舞接神之類咨故實於方澤不遂過於元鼎此皆公卿大夫鴻生鉅儒獻其方聞匡於不逮朕何有也且王者事天明事地察示其本教以孝奈何郊丘之禮猶獨以祈穀為名者耶於戲享于至誠錫以繁祉黃雲蓋於神鼎絳光燭於靈壇自昔已然乃今復見斯固陰精有所寓寶氣為不誣寂寞而不動亦動之而斯應顧朕之不德靈感何從賴累聖儲祉福流所致乃昔災肆赦與物更始大賚天下有慶兆人山川鬼神鳥獸魚鼈莫不允若莫不咸寧此所以仰覆載報生殖資元元盡翼翼豈與夫封禪有牒專在求僊祕祝有辭密於移過而已銘曰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王者母事德合天明義有大報用協永貞



茫九土思索其精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彼汾之曲高睢傑異景象遺光  
壇場舊位寂寥千祀精靈長闕誣神不祥復古維祺文所無者  
秩而祭之矧曰后土昔載明祠何必因陰乃為我師意多漢武跡  
在橫汾風流可接簫鼓如聞壽宮創制神鼎勒勳古往今來豈  
無斯文

西嶽太華山碑銘

并序

立宗御製

張說辭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暢則品物  
形矣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  
生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當七宮正位是稱西嶽披圖以察削  
成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筭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磔堅而雄竦衆山  
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對華陽之  
國後墜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田之玉諒少昊之下都  
即蓐收之別館也軒帝遊焉以會衆神虞舜柴焉以覲羣后爰  
自夏氏迄于隋室朝庭五姓載麻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  
廟宇何代不修一禱三祠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殖事靈神不有怠也  
故亦祥休明災淫隱未嘗爽也皇天眷佑馨我列祖奄有萬方  
逮乎六葉郊天地望山川精意必達墜典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  
虔加視王秩進號金天若是何者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  
月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嶽肱鑿神  
交玉帛未陳幽贊必先意而啓椒醕雖薄景福果應期而集立  
感昭賽可一二而道耶記云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  
仙草瑤池茅龍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僥覲朕學犧文之  
道故非斯人之徒憂在至道之不弘不真憂富貴之無永患在蒼生  
之不理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為長生以業傳百代為不死  
焉羨置集靈之宮虛望非福立存仙之殿勞思輕學者哉於戲維  
嶽配天尚彌予志予欲大康兆人嶽翼予欲定禮樂諧神人嶽聽  
予思其維嶽降神生此多士無俾申甫專美于嵩高語酌古訓心通  
神境善而不荅誠而不應未之有也嶽其念哉十有二載孟冬之月  
步自京邑幸于洛師停鑿廟下清眴仙掌雲拂石牀霓裳可接  
風過松嶺仙駕如聞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遲迴刻石梗

既銘山萬姓瞻予言可復也銘曰

巉巖大華柱天直上青山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峯峻削苗苾木林爽  
是曰靈嶽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陰陽孕育精氣徘徊偶  
聖呈瑞逢昏降災玉池神挹石室僊開海絕瀛洲天遙立圃偉哉  
此鎮崢嶸中土鬼神乍遊風雲忽聚高標赫日半壁飛雨自古王  
者巡方必至龍駕帝服封天禪地南面會神西后在位待子治國安  
人然後徐思其事

北嶽恒山碑銘 并序

張嘉貞

有國者躬薦于天地望秩山川故災沴不生矣有家者嚴禋于鬼  
神克諧禮樂故休祐斯應矣由是上下交泰幽明相協五精同朗辰  
爲水其味鹹五鎮俱清恒爲冬其音羽大哉茲嶽殊於衆山嵩華  
乃踞於近甸衡岱不踰於方域孰與夫包括綿長經綸中外外夷有  
四鼎宿主胡則延袤以限之中郡有五寶符在代則高襄以臨之其  
項也上扶乾門黑帝之宮觀其足也下捺坤軸玄神之都府豈止劈  
巽魏截幽燕拒洪河撐大海瀕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嵯峨巉巖

劉益

一字內之標格者也故知惟土有精惟山有靈官官冥冥其道至平  
其德至貞氤氳馨馨目之不覩夫形耳之不聞夫聲陰陽不測夫  
奧所以存像設建祠庭矣稽彼上古洎乎中運五載巡狩百神懷柔  
皇王今典以之協祚歷數昌期以之交泰粵自嬴漢爰逮周隋匪  
脩匪虔或僭或侈不勤於省者其政缺非美而封者其事訛於戲  
黷祭虛陳昭靈罔答更張禮秩固待雍熙粵若我唐正百王積教  
龔惟我后揚五聖丕烈人神允洽動植和暢乃籍北鎮柴南壇碑西  
嶽泥東岱是用告厥功祗其祠也故穰穰多福獲於彼顛顛衆心  
俟於此而今獫狁不熾已方餘辰邊隅於是乎靜雨雪其滂乃屢盈  
尺稼穡於是乎豐豐豆歲已成惟君能事斯北巡之禮胥詠其蘇雖  
黜輅纁旂未由冬覲而圓珪方璧每自天來或事舉必祈福行宜  
賽則有公卿而奉告命也或四時薦熟三獻酌洗則有侯牧而奉  
新章也非夫昭信雄直豈有享於明代哉是以河朔人風絜誠而  
禱蠶穀者多矣春秋孟冬首三之日尤劇蘋藻自羞若從官斂樵  
蘇不禁孰敢私伐蓋威靈感通以致爾與其淫滔而求者異乎夫

道莫先乎真政莫先乎淳參造化以變萬物莫先乎神真皇王以富四海莫先乎人護神莫先乎君公正人莫先乎師長景寅歲乃命非才謬兼軍郡欽若明詔持兵道守俗無敢懈怠名山大川著乎典式靡不加敬於昭神寢于嶽之陽伊嶽致神惟神主嶽高柯古榦幽蔚陰翳俯仰瞻對精魄肅慕慄然何為故以嗟歎嗟歎之不足於是詠歌歌以發言言以章德事可追於風雅詞無隱乎聞見神而聽之頌斯作曰

五宿熒煌風政休咎上經乎乾綱我君順之祚乃久兮五宗盤薄陰化成敗下彰乎坤絡我君欽之福乃介兮天平地成神道助貞人事以寧兮皇極帝力神道助直人事以息兮禎祥日新既祠既禋國力斯春兮風雨時若是耕是穫家勤於作兮至神通兮昭冥協和至道默兮勤敷頌歌大恒如礪明德惟幾

南海神廟碑文

韓愈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祝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兩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其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敬祭其恭且嚴如是

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其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蜿蜿蜒蜒來慕飲食闔廟旋艦祥飈送飄旗壽縣旌麾飛揚晡藹藹鼓嘲轟鞀高管敷譟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獸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耆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于屬州負逋之緡錢十有八萬米八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正之加四面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今無失所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備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祐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黃陵廟碑

韓愈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漢荊州牧劉表景叔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叔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也者劉向鄭立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

征三苗不返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楚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孔安國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記年帝王之没比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没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死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可信也二妃旣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且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典地於漢南海之揭陽瘡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圯墉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因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今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旣至州報曰碑謹具篆其事俾刻之

大唐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

楊炎

西北之巨鎮曰燕支本匈奴王庭昔漢武納渾耶開右地置武威張振而山界二郡之間連峯委會雲蔚代黛起積高之勢四向千里陽崖有栝柏之材備斲革陰壑有堅剛之璞化五兵維人氣雄其畜多馬虜得之以制陰國主天街周以之興秦以之霸朝漢得之以斷右臂却南牧西距于海北經于河自外而望上也雄雄乎一氣旁廕朔鹵前衝塞門與積石來朝崑崙相負洎陟蒼蒼臨峻極則形變六合空同大荒青冥在混元之中絕壁揭宇宙之外舊史云封祀之山八中國之外三自夏缺秩奠漢攘疆土于時更而王者莫能配天其意者將續禹之業以俟聖人乎維唐之三十載賁玄化之紀息金革之墟蠢蠢蒸然萃于聖澤於是左丹穴右崆峒古所未賓咸頓首於路門之外天子登神宮勒金板將復義于羣



嶽告成于昊蒼議云此山天合氣以正秋方地與神而主戎國俾劉  
螭者爲師爲旆貔虎者爲妾爲臣不在於巨靈乎其封禪爲寧  
濟公錫之盤輦帶備厥禮物詔邦牧太子少保哥舒公卜吉日築靈  
祠于高麓之陽每歲盛秋以笙鏞之器錡公豆之品率封內以望之  
索羣羊神以會之

旄頭弩牙金鼓七校車徒十萬從  
饗食于廟庭大闕于山所以因天界以崇聖功垂地險以恢遠略也  
觀夫叢巖懸抱煙雨屑宰宮庭晃其角暮林石古而幽陰神其居  
之可以禱安靜矣拊空桑變鍾石神其聽之可以感和樂矣大王  
通帛熊蹯桂漿粲其頤筐采物煌煌神其歌之可以祚有年  
矣維石巖巖日月不老維靈是與生此熊羆神其薦之可以奉  
吾君矣於戲陳信克享正祠幽感宜乎有祈而降有祭而歆龍  
也無風雨之愆敵也無氣焰之作此神之職又何羞焉乃作頌曰  
揭靈山兮天地界勢奔突兮風雲駭峯躡龍兮入天門氣變蛇  
兮煙嵐昏祐自天兮得終古備華蟲兮駕朱虎

文粹卷第五十一

碑三

記碑陰文附 摠九首

吳興姚

銜

纂

聖帝

虞帝廟碑

張謂

先聖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

河中府文宣王廟碑

常仲孺

兗州曲阜縣宣聖廟碑

李邕

扶風縣文宣王廟記

附 程浩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附 杜牧

謁夫子廟文

附 李觀

大儒

文中子碑

皮日休

文中子碑

司空圖

虞帝廟碑銘

并序

張謂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節而固讓義仲蘇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於天天命歸於帝帝盡善也我其試哉由是賓于四門納于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於內堯之九男服勤於外受昭事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后文敦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于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衆乎咸若無爲而治其聖也歟夫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窒其嗜欲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則藜藿美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顧禮經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曆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嬰於樊籠其去也脫於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蛻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爲漢賊當鼎易之時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夸羣雄猥以漢魏之間輒同堯舜之際此河伯不知於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也古人云堯以義終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爲世教游夏之徒豈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誕爲禹所放曲士之穿鑿攻乎聖端斯害也已九疑北麓三湘南澁帝之遺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荆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先聖不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前監察御史宇文宣大樹風教小康黎元相岡巒移棟宇前豁林莽得爽塏之地焉下指城隅見祈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徵閔官靈降娥英近侍稷契旁趨則歌南風觀東后朝衆聖會羣臣則知湯武不敢升堂自愧于廊廡之下高光不敢及戶退慙于闕

闕之外成康文景帝所譏焉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慕作  
頌於清芬勒文於立石其銘曰

系自顓頊家于勾芒大口奇表重瞳異相俗變山中風移河上其  
器不窳其人皆讓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惟彼陶唐禪于有虞域  
中交泰天下昭蘇彩鳳聽樂黃龍負圖其德難名元功不宰脫屣  
城闕遺形江海陵廟有依山川無改象耕耒輟鳥耘猶在託此巖  
阿神心若何蒸嘗昔少俎豆今多百越迢迢九疑嵯峨湘雲古色  
楚水新波庭羅松桂木林若容衛檐度風颺宛如簫韶韶黎庶以寧  
陰陽以調憑茲聖靈祚我皇朝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焉然而  
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  
豈如孔子用王者禮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  
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矧勾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  
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勾龍棄孔子皆不得  
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已來未有如孔  
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  
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  
史鄴侯李繁系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顏回至子夏  
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  
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  
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  
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  
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  
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庫下神不以宇先師所處亦窘寒暑乃  
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  
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  
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河中府新修文宣王廟碑

常仲孺

立於水成於氣以位天地勇於震奮於乙是生萬物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若無聖人誰與準繩故能範而不過類而不遺者也然則乘時設教必生大聖以首之庖羲氏甄才煥文君人子天神農以之首於皇而體至道也軒轅氏推策命官度方順紀顓頊奉之首於帝而法立德也夏后氏奠山通川因地制賦殷湯繼之首於王而明大化也理亂相資質文代變洎有周而衰焉平桓以還鴻流蕩然非聖人之述易義農之道消矣非聖人之辯問軒轅之帝衰矣非聖人之刪書夏殷之王微矣非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諸侯僭矣故夫子彰皇繫帝敘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是知前聖之遺風將絕夫子不得不生中古之彝訓將興夫子不得不作故禮去百代以俟聖人而不惑也有天下者遵其易簡邇其元命可以致於清靜遵其廣大弘其覆載可以致於雍熙遵其禮讓蹈其夷曠可以致於和平苟或失常滔滔淫源德滋非西霸功作矣代易於上教尊於下運否於既往位崇於將來形於國而達於家萬樂和而百禮成郁郁洋洋與日月而終矣巨唐教本六經德懷三古拯大道於既溺復醇源於已醜追謚文宣顯用王禮太學之制形于四方貞元五年秋仲上丁元帥司空侍中咸寧王渾公有獻于先師退而言曰斯廟也左廡右署前軍後府晨暮之間誼闐四起非肅雍致敬之地爰命略址于城得南端安焉出其食之中財任閑人之餘力屬役如素十旬而成祠庭有閑薦設有嚴衅落之禮行饗饋之儀具是則賈之器薄師之閱習吏之譏訶寂寥于茲矣噫我公以身柱國竭力戴君齊心孔門稟奉如在易曰化而裁之默而成之公氣和陰陽德會幾義又曰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公志尚純一行必中正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公有全社稷之勲合經緯之用又曰學之無倦行之以忠公有遵理化之勤及人民之信古訓是式新廟弈弈尊異顯赫舉集其門也至哉小子明朝退飛幕府獲祐歎息徘徊敢揚頌聲其辭曰

昭昭五星立文之經浩浩五行元氣之形維上紀下災昏祥明聖人居中百化適成五星九玄醇朴不曜降及堯舜存乎典誥文王既沒孔子乃紹質文異時日月代照肇自開闢頌洞無跡考于六籍窮古

盡昔微禹之功水土共融微儒之風華夷濛濛大聖同德垂訓作則山川九州禮樂萬國羲軒之道夫子明之百王續焉仰而營之夫子之教巨唐興之皇帝奉焉式而弘之皇帝之化藩翰揚之司空行焉敬而將之肅肅新祠煌煌盛儀祀享不失絃誦以時儒風載揚天地同期

兗州曲阜縣宣聖廟碑銘 并序

李邕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擢大抵宣考神用逮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頽其揆一也昔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朋徒合緒連禍則黃帝興聖重出羣龍推下濟以君人儆勤略以戡亂逮至橫流方割包山其咨轉死為魚鱸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振拔隱憂導百川康四國粵若殷禮缺周德微宋公用郢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粲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彝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者乎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啓其教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傲庸君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覽膏雨潤黷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而理齊一時未有薄遊大夫僻居下國德教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葉必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曷成名而可稱蓋取興而為大者也我國家儒教浹宇文思啓天伸吏曹以追尊建禮官而崇祀侯褒聖於人爵尸奠享於國庠是用大起學流錫類孝行敦悅施於方國光覆彌於肖宗三十五代孫嗣褒聖侯璩其字藏暉洎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儒罔墜于緒或餘波明哲載

揚厥聲乃相與合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聽訟之樹詩云勿剪  
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物允懷矧乎大聖烈風吾祖鴻美故國封井  
舊居川岳歟宜其悚神馳魄膝行膜拜陳齋祭奠嚴祠樹繚垣以  
設防刊豐碑以為表兗州牧京兆韋君珪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啓  
風俗休有政教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光國賢操孤興清節特遠納  
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水狄光字子亮相門開祥雅道踵武聞  
義必立從事可行錄事叅軍東海徐仲連功曹成陽蓋寘疑倉  
曹大原王道淳弘農楊萬石戶曹博陵崔少連兵曹范陽張博  
望法曹安定皇甫佺東海徐光彥士曹滎陽鄭璋叅軍扶風竇  
光訓及曲阜縣令鴈門田思昭主簿吳興施文蔚清河晏弘楷等  
官緒通德儒林秀士升堂觀奧遊聖欽風僉同演成乃共經始其銘曰  
元天陰隲大明虛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投艱在此逢聖吞沙  
荐虐軒黃底定襄陵北災夏禹文命周道失序夫子應聘刊詩述  
史盛禮張樂雅頌穆清訓詞昭灼片言一字勸善懲惡誘進後人  
啓明先覺六順教興四教皆作茂功濟古至道維來首出列聖席

卷羣才大名震耀廣學天開蒸嘗巾宇頌聲窮垓帝念居室以  
光壽宮建侯于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烈用廣休風

扶風縣文宣王廟碑

程浩

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至明也以其無所不  
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景以尺圭  
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偉哉夫  
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  
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浚者博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憲  
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詮  
其有物釋未可證於無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夫子聖人也帝之聖  
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  
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者昌捨之者亡昔否  
於周今泰於唐不然者何被袞而裳垂旒而王者哉扶風古縣也在  
京之西環渭之北望標關輔之首雄壓劇秦之大有尉曰表弁者  
學吞漢臺賢負伊鼎文則變雅行乃矩物其為政也剛以斷其理

身也柔而立迴大君之清問動賢相之精選夤奉詔旨廓新祠宇廟  
閭岑立宮牆烏趾晬先師於兩楹羅亞聖於十哲砌蘭有主院柏分  
行徂庭自肅入室加敬陳牲牢而如在閒籩豆而無筭天下大軍之後  
也時弊而沒禮域中小康之前也俗媮而迷歸尚儒以戢兵設義而銷  
戰使人從善遠惡而不自知大哉素氏之子其用心也至矣邑宰李公  
才思練達政心和理風聲樹於丕變吐頌樂而不支縣丞主簿尉等  
琅琊王畿黍稷公哭覽容色窺相公之明鏡整鬢鬣趣相公之龍  
門雲霄坐馳鳴躍可俟浩自帝鄉薄遊鳳翔入境而醉聞佳政告  
歸而飡味尤績前尉許執贄起予能事春秋之徒如何勿書時大曆  
二年某月日記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杜牧

天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  
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  
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強  
曰彼仁義蠹官也可以置之置之言不用也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

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知道家者流也  
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鍊  
丹沙為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  
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強僻四夷盡  
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  
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為梁國者以筍脯麩牲為薦祀之  
禮曰佛之教性不可殺以天子尊捨身為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  
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之主陰陽鬼神為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則其徒不為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  
臣不為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  
闢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  
者欲何所依據而為其辭是楊墨駢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  
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為夷狄之  
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  
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

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至于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謁夫子廟文

李觀

世載儒訓者隴西李氏子觀正詞爲絜執絜爲奠恪以上相撥之十有三祀孟秋之月朔修冕帶問廟而入再拜兩柱之下乃退伏而稱曰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周施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大夫得之以保祿位怨災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神人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所竊歎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不敢然也且夫禮樂浹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以學矣鬼神瞰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謂以敬矣孰敢捨道而來學黷敬而乞靈者乎於是再拜而起徂翔而觀章施足徵像設無誼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內實討論烝烝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俱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飄湮淪絃歌之音拊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曾而有喜色去宋而曰相魍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有如是耶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天生於舜之代舜則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田畝之中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瀟漫者乎惟夫子生實陪臣沒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躬辟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謚在德惟德有聖有逆惟聖逆在人不在於尊嗚呼夫子聖人之極歟鳳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燒書文之衰也帝唐爵王德之興也惟夫子之德洎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更新降康下民實有烈光訖無間然小子忡忡慄慄拜奠而出匪作匪述

文中子碑

皮日休

天不能言陰隲于民民不可縱是生聖賢聖賢之道有德與命符是



爲堯舜性與命乖是爲孔顏噫仲尼之化也不及於一國而被于天下  
不治於一時而霑及萬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秋者乎  
故孟子疊踵孔聖而贊其道復出于世而可繼孟氏者復何人哉文  
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生於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于汾晉序述六  
經敷爲中說以行教于門人夫仲尼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  
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  
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李  
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鬱鬱鬱于亂世先生之門人  
赫赫于盛時較其道與孔孟豈徒然哉設先生生于孔聖之世余恐  
不在游夏之亞也況七十子歟惜乎德與命乖不及覩吾唐受命而  
歿苟唐得而用之貞觀之治不在於房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  
歲生曰皮子嗜先生道業先生文讀文中子後序尚闕于贊述想  
先生封隧所在而爲銘云

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俟聖暢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六藝蓋騰英道符  
真宰用矣阿衡先生門人爲唐之禎差肩哲相接武名卿未踰一紀  
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與京

文中子碑

司空圖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於天不可斷之  
以就其時仲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孟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  
百之祚五胡繼亂極於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  
衆賢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  
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碑

文粹卷第五十一

知孟子疊踵孔聖而贊其道復出于世而可繼孟氏者復何人哉文  
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生於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于汾晉序述六  
經敷爲中說以行教于門人夫仲尼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秋  
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  
篇孟子之門人有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徵  
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鬱鬱鬱于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  
于盛時較其道與孔孟豈徒然哉設先生生于孔聖之世余恐不在  
游夏之亞也況七十子歟惜乎德與命乖不及覩吾唐受命而歿苟  
唐得而用之貞觀之治不在於房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歲生曰  
皮子嗜先生道業先生文讀文中子後序尚闕于贊述想先生封隧在  
在而爲銘云

文粹卷第五十二

碑 惣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嶽續

高山啓母廟碑

崔融

少室山少姨廟碑

楊炯

三城韓公廟碑

李華

柳州羅他廟碑

韓愈

野廟文

陸龜蒙

高山啓母廟碑

并序

崔融

臣聞天地生成其法自然之謂道陰陽鼓舞其功不測之謂神然則物或類感事因通變乾棟傾而三光北馳坤輿缺而百川東瀉風淪越雋有郡邑之為魚水陷歷陽有吏人之化鼈訪遺蹤於女峽風雨蕭條徵往事於姑泉絃歌響亮盈虛靡定合散焉常不知誰子既老氏之多惜忽然為人寧賈生之足辯仰觀俯察裁識幽明之故原始及終未窮死生之說得於道而失於道義有必然出於幾而八於幾理無或廢知變化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臣謹按啓母廟有蓋夏后啓之母也漢避景帝諱改啓之字曰開厥後相傳或為開母而顧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高高記並不尋避諱之旨以為陽翟婦人事不經見諒無所取粵若玉斗璇璣李母之居鄰北極金臺石室王母之宅在西山氣為母則羣物以萌月為母則容光必照坤為母則上下交泰后為母則邦家有成故華胥履跡而雄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夏穆穆塗山子娶於度土之辰女婚於台桑之地搜奇帝紀識異歸藏束生發蒙而有迷韓子稱賢而不朽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字千金敘其嘉應士歌南國徒間候禹之詞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兆則郭璞所謂陽城西啓母石李彤所謂嵩山南啓母祠隨巢之說有徵鴻烈之言無爽者矣昔者鸞鳥川之上母變空桑豚水之濱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蟠螭仙婦之月作蟾蜍精衛銜木而償冤女尸化草而成嬪山崩蜀道臺候婦而無歸石立武昌亭望夫而不及論乎誕載羣下莫尊於帝王語乎遷易凡百無聞於感致美矣哉不可得而稱也大唐革去故鼎取新與運而生繼天而作握乾元而造物海內知春闢混沌而為家域中無外天皇膺曆數順謳歌金匱玉板服皇王之能事衢室廟堂承祖宗之茂烈垂衣裳而作

元后端拱北辰負黼衣而朝諸侯嚮明南面周邦赫赫其道洽於成  
康漢室巍巍其化鍾於文景東漸西被遠安邇肅海三年而無波  
雲連月而不散天瑞降地符昇靈鳳五文歲時來苑園神龍八卦昏  
旦游池沼禮云乎哉無取於周旋揖讓樂之謂也必在於移風易俗  
司祿益富家國於是乎有餘司命益年臣人於是乎不夭明王三懼  
未嘗遺戒慎之心天子四鄰莫能展弼諧之用家安其業但聽於  
鄰雞人得其和遂同於野鹿表識記奏河圖四十六事之著明曷  
云尚也登太山禪梁甫七十二封之可識何以加乎且夫窮聖神備道  
德滋萌元氣開闢太初斯乃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也依土地明神  
靈駕六羽而上騰度九州而下濟斯乃人皇氏之所以順乎人也造  
書契教畋漁合五緯而節四時登九天而類萬物斯乃犧皇氏之所  
以制人法也務播殖該變通嘗藥以救兆人聚貨而交天下斯乃農皇  
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夔鼓載龍旗天則玄女授符帝則黃神降斗  
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除人害也均度量正都邑惣秋令於金天分瑞官  
於鳳紀斯乃帝昊氏之所以爲人極也絜祭祀義鬼神履時以象天  
養財以任地斯乃帝顓氏之所以爲人教也秋乘馬春乘龍順三辰而  
天道平建五正而人事理斯乃帝辛氏之所以爲人政也明如日晦如  
陰人無識其名帝何力於我斯乃帝堯氏之所以昭君德也聞一善  
舉八才帝唱動而爛星雲天歌發而鎗鳥獸斯乃帝舜氏之所以章  
后功也夫三統者道之大五行者生之宗三皇法之而列五帝則之而序  
道以三興德以五立非天下之至聖孰能兼於此乎而猶雖休勿休損  
之又損下明詔發德音尊天而重人省方而巡狩舉星畢曳雲梢召  
風伯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馳洛邑驚襄城天迴而地游雲合而霧沓  
周穆王來遊太室先徵夏啓之居漢武帝有事嵩高丘即訪妣開之石徒  
觀其丹青歲古霜露年侵聖情有睠興言改葺其山則古文之外  
方其地則新邑之中土銘壇遷地斜分玉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  
人之廟金草生而五色貝樹長而三花紫雲合沓於溪澗白霧氤氳  
於巖嶺考之易林信惟神明所伏求之遁甲固以威靈肅然夫其命  
有司乘務隙因高背下察隱嶙之餘基審日觀星揆摧殘之落木  
周官置臬郢匠揮斤異態神行全模化造紅葩奪日飛累榭於山

間綺綴衝風架迴廊於木末仙人在棟神女臨窻周旒玳瑁之椽徧  
覆琉璃之瓦赤玉爲階甃黃金作門闕山如白岸樹似青溪葦蕩藻  
於前庭藉生芻於後徑蘭香夾水居然洗沐之資竹帚臨風自隔  
蹀塵之境夢臺雲雨宋玉對而先驚楚壁山川屈原書而幾倦壽宮  
檐兮不擾象設安兮逾肅霜羅曳曳雲錦披披駕鸞爲禱兮翡翠  
憇白羽扇兮青絲履垂玉鸞之珮若往而若還戴金雀之釵不長而  
不短其居處也曖曖昧昧陰閉陽開其被服也煌煌熒熒霞駁雲蔚  
鼎俎則麟胎鳳卵烝蕙燃真餌膳則木蜜金膏玉漿瓊酒當是時  
也合五嶽訊九魁選太陰命玄闕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左蒼龍兮吹篪  
右白虎兮絃瑟金匱具拂座玉女焚香肅肅習習天媛來風雨雰雰霏  
霏神姬下霜雪孔雀飛而儀鳳舞弄玉邀歡軒車合而羅綺陳智  
瓊陪宴麻姑服道變海水而來遊織婦希風填河津而下謁洛妃綽  
約江妃繇眇玄女以明月爲珠素女以積雲作髻九天真母八極夫人  
畢集於茲矣青霞衣兮翠雲裘靈連蜷兮既留車迴風兮馬飛電  
視倏忽兮無見昔者濟陰山下降堯母之精靈湘川水曲留舜妃之

表通

響像壇壇或在徒聞分福之名棟宇不修誰辨安歌之處豈知夫三  
仙福地百姓尊祠挾王者之都畿當聖人之順動犧牲玉帛可以洽  
氣和神幼婦外孫可以披文相質虔奉綸言式陳壯觀雖周人作詩  
自得后妃之美而魏臣獻賦終慙神女之工敢作銘曰

九州地險五嶽天中蛟龍洞穴日月仙宮蓄洩雲霧震蕩雷風笙  
歌近接鍾鼓遙通其其在媯帝洪泉未塞昏墊下人汎濫中國於鑠

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分螺書徧列其佩文北海省自土南方還從  
碣石更下台桑予娶有禮我都攸昌八年不顧四載惟荒其宛委

既登輟轅佇鑿家室誤往熊羆方作天道幽秘生涯糾錯其化則  
遷其靈是託其處妃之館仙女之臺物類通感精魂去來巫山廟立

漢水祠開墳壇歲古棟宇年摧其皇矣大唐麗哉神聖膺圖受  
錄體元居正赫赫高祖天有成命明明太宗於茲爲盛其重光累

洽下武嗣文負宸而化垂衣以君三靈盻嚮六氣氤氳魚鼈咸若雞  
大相聞其重譯請命殊鄰稟朝化及中孚風移大朴天秩百禮人

和萬樂汾水可遊峴山何逸其隋巢舊說夏啓遺居盛德不泯嘉

聲在諸周王轉蹕漢帝迴輿聿懷降鑒其祀如初其虞衡掌木班倕  
葺宇虹亘梅梁龍盤柱柱草積庭院水周堂廡石室置倚軒宮爲  
輔其珠簾洞卷玉座含清金翠玳瓊羅縠輕明儀形若動侍衛疑  
生依佈有物恂恂無聲其帝子湘川天孫漢曲翩絲縹眇躊躇躑  
躑神女弄珠靈妃啓玉倏來忽往星繁電燭其壯矣麗矣神之聽  
之聰明是屬景福無欺夫人立館幼婦鵲辭魏魏皇室萬萬餘基其

少室山少姨廟碑銘并序

楊炯

臣聞崑閬西北之天門也則五帝處其陽陸三皇居其正地太山東  
南之日觀也則秦皇刻其石銘漢帝採其玉策故知建都邑正方  
位畫崇墉剡濬洫必憑天地之險然後四海爲家擁神休尊明號  
協時月同量衡必致山川之祠然後羣神受職少室山者山嶽之  
神秀也憑河圖而括地用遁甲而開山發揮宇宙之精噴薄陰陽之  
氣壁立而千仞削成而四方北臨恒碣猶如聚米南望荆衡纒同覆  
簣共工觸皇天之八柱未足擬議龍伯釣溟海之三山無階響像考  
於含神細白玉猶存驗於山海經黃花不落其名有序則太室西偏  
其位可知則高高佐命若乃乾坤之所合雷雨之所交仰躔七星  
之野俯鎮三河之曲朝市臨於域中樞機正於天下六合交會於是乎  
有天帝之下都九州名山於是乎有靈仙之窟宅臣謹按少姨廟  
者則漢書地理志崇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爲婦人像者則故老相  
傳云啓母塗山之妹也昔者生於石紐水土所以致其功娶于塗山室  
家所以成其德后宗之位象南宮之星外戚之班比西京之列傳惟  
幾不測其道無方騁神變而揮霍降精靈而盼響亦猶蔣侯三妹  
青溪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何止祠稱丁婦廟號  
滕姑少女宅於西宮夫人館於南嶽山臨白岸空聞石室之靈浦對  
青崖獨有金臺之異若斯而已矣時更魏晉數歷周隋四望於是  
莫修八神以之無主炎涼代序寧觀俎豆之容霜露霑衣非復絃  
歌之地國家乘天造之草昧屬人謀之與能奄有大寶遂登神器  
天地水火之無象則女媧氏補之於是乎鍊其五石東西南北之失位  
則神農氏立之於是乎甄其四海天皇貴與天乎合德富與地乎俾  
貧窮變化之理盡神明之數伏犧畫卦唯觀鳥獸之文黃帝垂衣

蓋取乾坤之象利兼於成器功周於備物瑤臺美化闡邦國之風猷  
銀榜嘉聲茂君親之典禮稱才子者八族則叔獻季狸有亂臣者  
十人則太顛閔大若夫圓丘方澤所以饗天神地祇復廟重櫺所以  
序文昭武穆命秩宗之位分太宰之官考虞夏之質文定殷周之損  
益其大禮有如此者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帝舜有儀鳳之音  
初調九奏后夔典其教制氏辨其聲鍾磬竽瑟致其和尊卑長幼  
成其序其廣樂有如此者太微營室明堂布政之宮白獸蒼龍象  
魏懸書之法下應猶草王言如絲北辰而拱衆星南面而朝天下其  
爲政有如此者糾萬人者施以八刑詰四方者戒之三典畫衣不犯載  
酒無冤免禽獸於網羅納寰瀛於軌物其恤刑有如此者周人之養  
國老始闢西膠漢氏之召諸生初開太學辟廱所以行其禮泮宮  
所以班其政童子三尺羞稱霸后之臣冠者六人唯述明王之道其文  
德有如此者涼風至司馬於是乎陳兵太白高將軍於是乎宜戰乘  
斗杓而誓旂出星門而杖鉞莊周稱天子之劍舉之按之呂望言聖  
人之兵如風如雨其武功有如此者稽其殷令有文犀利劍之效珍考  
其周書有赭白乘黃之騁力東漸西被南馳北走盧敖之窮觀六合  
不出於城隍陶侃之飛入八門未遊於宮室其疆理有如此者察璿璣  
而孚大運天迴地游吹玉律而部人時陽動陰靜煙雲蕭索而合彩  
日月淑清而啓旦豈直鳳巢阿閣入軒后之圖書魚躍中舟稱武王  
之事業其休徵有如此者然則囊括混沌發揮生靈大庭不足使駟  
乘驪連不足使扶轂可以會玉帛可以荅靈祇行聖人之大孝旣郊  
祀而宗祀昭帝王之盛節亦因天而事天猶復下聽輿人旁求故實  
以爲唐堯五載無間太室之儀殷帝八遷未卜王城之地是用陳圭  
置臬建周后之兩都詔蹕鳴鑾巡漢皇之中嶽熒惑先列招搖在  
上隱天而動地欲野而歎山旌旗則日月運行鐘鼓則雷風相薄道  
伊闕捷輶轅轅怡然長望邈乎周覽壯靈山之雲雨仍求載祀之經  
對閑寢之丘墟思秩無文之禮於是降天渙命司存因其舊跡葺  
其新廟詳費務議工徒下隴蜀之名材致荆藍之寶玉易者言乎  
悅使民忘其勞詩者歌乎子志成之不日東西轆轤南北崢嶸繡  
栴兮雲楣光照耀兮奪目桂棟兮蘭檉氣氛氤氳兮襲人皎日登於

約疏奔星下於閨闈珠簾玳匣上高閣而三休金柱銀楹出長廊而  
中宿窮山海之瓌寶盡人神之壯麗豈止河庭貝闕俯瞰馮夷之都  
洛水瑤壇旁臨處必犯之館爾其巖嶂重複岡巒左右青霞起而照  
天白霧生而市地餘基隱嶙仍知萬歲之亭古木摧殘尚辨三花之  
樹明公舊祀棟宇岌堯仙女層臺風煙爛漫軒轅之訪大塊先求  
牧馬之童太一之徵少君直下乘龍之使夫峻極山天帝因而會昌夫  
降神也景福由其興作於是乎昭之以明德聽之以和聲可以羞澗  
溪沼止之毛可以奠潢汙行潦之水聰明正直惟鬼神而有知玉帛犧  
牲實陳信而無媿日之吉靈之來蚺為旌兮翠為蓋雷為車兮電  
為策鼓之以南箕風嫋嫋而先路潤之以西畢雨冥冥而灑道其始  
至也若海靜山空曛曛曠曠照白日於扶桑之東其少進也若移星  
轉漢粲粲爛爛吐明月於瀛洲之半佩珠璣而均瓌襲羅縠而飄  
颻建晨嬰之寶冠踐遠遊之文履命儔兮嘯侶徒倚兮徘徊羣  
仙畢集衆靈咸至有西華之紫妃有中黃之素女華山之上明星遠  
燭陽臺之下暮雨潛通或瓊室以飛霞或銀臺而薦藥天孫忽降  
暫停支石之機神女相歡即起投壺之電左侍右衛則甲申之瓊石  
乙巳之蘭蕭妍倡妙妓則憑恍之清歌幽靈之鼓瑟樂章既闋禮  
容斯備迴風兮雲旗入不言兮出不辭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  
而逝惟神享德降百福而無疆惟嶽配天視三公而有典昔者夏后  
氏之乘四方仍開宛委之圖周穆王之御八龍猶紀春山之石况乎上照  
下漏天平地成人主宅中旁羅於宇縣山靈顯位密邇於神州豈使  
命德不傳頌聲無紀由是三天降策有南霍之叔諸八丈鐫銘有西  
王之服道魏國鍾繇之字唯勒歲年晉家張載之文遂承明詔其詞曰  
上帝有命皇天無親樹之元后以牧蒸人光宅六合懷柔百神德成郊  
祀禮備宗禋其軒稱配永崑墟帝出堯號則天汾陽詔蹕觀人設教  
協時同律有感必通無文咸秩其皇家啓聖受命于天上鍊五石旁疏  
九川開階運斗宅海乘乾王母益地周公卜年其天子建德重規疊矩  
聖勗日躋宗文祖武範圍三極和平萬寓率由舊章粵若古其璇  
宮夜敞銀榜朝開德象陰月其聲符震雷山河翼戴星緯鹽梅能事  
畢矣乾元大哉其化定制禮功成作樂日月旂常夏曆正朔德澤天

外文明地角氣白星黃風播露濁其兩京畿甸五載巡遊驅馳太一部  
列岽尤將見大隗爰尋許由迴鸞躑躅寓目周流其鬱鬱靈鎮巖  
巖積石直上五千去天三百帝休非遠真經可覲石室徘徊瓊膏滴  
瀝其山惟地德神即陰靈瑶姬逐雨玉女隨星陰陽不測黍稷非馨  
倏忽年代荒蕪廟庭其禱求祀典載垂天渙始詔林衡俄成壯觀  
紫稅星錯丹梁霞煥似對青溪如遊白岸其文狸赤豹電策雷車  
隱隱中道言言太虛遂停龍駕永託神居天迴地上雲霧歇雲除其  
衆靈睽易羣仙容與衡嶽夫人漢濱游女洛川解珮天河弄於顧  
慕招攜續紛儔侶同氣同聲爰笑爰語其于以採蘋南澗之濱  
于以採藻于彼行潦日吉兮辰良浴蘭湯兮沐芳揚枹兮拊鼓奠  
桂酒兮椒漿神其萃止降福穰穰其

韓公廟碑銘并序

李華

唐之元老有大庇於生人曰韓公公盡力大朝位尊將相三城立廟  
軍帥乞靈則祠之天寶季歲華奉使朔方展幣祠下式瞻風采像  
與神合沉沉如生嗚呼生以功為臣歿以靈為神神乎宜奉公愬戎疆

宋明

外懸衡審政拒隴循河縣亘萬里堅城雄防扞蔽三輔介由之土垂  
十萬人瞻我麾節以為進退先是突厥犯塞乘勝入朔方游騎至安  
定守軍不到經略失守虜乃驅監牧之騾牝退存盧帳進圍聚邑  
鳴弓躍馬規復漠南邊人搖心元聖軫念節將更至咸以為請搢紳  
獻議則以和親為便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耆老且重煩之及卜師於  
太宮之庭惟公之吉至尊親臨前殿授以兵符公承命徂征北蕃逆駭  
記所謂君子有其時有其命公得其二而伸其一者也公忠貫神明  
慮幾造化鎮以長策潰其姦謀一麾偏師署名王復喪馬奪漸拂  
雲維而城之並河之阿列築三鎮將精士銳談笑就役匈奴莫敢南  
視雷哭而遁老幼望公以相震怖不然則乘冰轉鬪無日無之既而據  
河山翫其動靜納行旅歸之帷席憑壻而望匹馬單兵不匿形影虜  
由是械手足而剗腹心朝廷無草竊之虞天下滅征役之半矣詩云文  
武吉甫萬邦為憲又曰方叔方老克壯其猷公之謂也帳下之廝尚有  
存者曰公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自將吏騎卒咸有旗表節不常出出  
則賞罰隨之賞無非功罰無非罪上流而下競心行而事從謀全功成



由此術也三城既就刊木標櫓記之種落刻其降年後皆如之豈挺生上將之龜策也奇鑒先物之然也夫鳥獸草木出其倫革猶或利害焉焉況殊績功勳終始天地翼輔先聖寵綏元元有茅社之尊符節之重後奉者果一勝遂一謀庸非明神幽贊之效雅有吉甫薄伐至于太原王命南仲城彼朔方傳稱齊桓伐戎攘狄以其病燕滅衛魏絳和戎狄合諸侯從古及今以為大功其餘秦恬漢青之倫纒丘垤耳尚或筮頌鷗之簡策貴之況忠武卓異屢履今昔而詠歌無之非古也竊感趙孟懷隨武之德寤寐永歎奉銘神宮其文曰赫爾韓公司武有經受命北伐渠魁就刑敢或不順鼓行風霆崇岱駭卵滄波灌瑩沉泉雷動機發冥冥功奮三城人謠億齡謀出先後才危於寧張天之威恢廟之靈北狄頓顙山戎來庭萬里寢柝綠河罷扁趨拜故祠德謝惟馨翔野何有羣山青青感激遺風徘徊涕零吾誰與歸式薦斯銘

柳州羅池廟碑銘

并序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二年陳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命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期令之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讓宅有新屋涉有新船池園絜修猪牛羊鴨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教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貧民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道巷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而民既皆悅喜嘗與郡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君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之曰館我於羅池其日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仁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氏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

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詞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  
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鵝  
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  
猿吟兮秋與鶴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  
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  
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野廟碑

陸龜蒙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空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  
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  
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夫毗竭  
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粵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  
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  
郎有媪鳴老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容而豔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  
之以庭室峻之以陞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葺殿于上鴟鴞室其

間車馬徒糝叢雜怪狀農作之忙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  
下犬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朝懈怠  
禍亦隨作耆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毗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惑  
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  
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  
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爲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  
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外階級坐堂筵耳絃匏口梁肉載  
車馬擁徒糝者比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暍未嘗時于旬月中民之  
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校神之禍福孰  
爲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爲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恟撓  
脆怯顛躓竄踣乞爲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爾又何責其  
眞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下荆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旣而爲詩以亂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議  
祿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饗食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文粹卷第五十三

碑四 碣并刻文碑陰文附摠二十四首

吳興姚

鉉

纂

高世

漢高士嚴君鈞臺碑

梁肅

刻嚴陵鈞臺

羅隱

許由先生廟碣

楊植

梁高士碣

梁肅

後漢徐徵君碣

張九齡

義士

首陽山碑

皮日休

忠烈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

張謂

殷太師比干碑

李翰

紀信碑

盧藏用

周苛碑

李觀

忠臣

春申君碑

皮日休

梅先生碑

羅隱

純臣

微子廟碑

賈至

烈女

高愍女碑

李翱

漢高士嚴君鈞臺碑

梁肅

先生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名聞于漢光武之世東觀書實載其事當哀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夷曠之域如雲出於山

游於天復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于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崇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為貴以臣傲君二者其失於教歟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世靜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世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嚮慕焉蓋運有會事有行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乎道焉歲在大梁予涉江自富春而南訪先生遺塵則鈞臺尚存仰聆德風刻頌于石其文曰

季葉浩浩

澆風蕩薄

先生括囊

鳥獸同羣

故人為君

富貴于我

有如浮雲

告歸江濱

下視天子

上動星文

接輿肆狂

孤竹求仁

龔勝蘭焚

猗歟先生

異乎斯人

俯仰世道

從容屈伸

清溪悠悠

白石磷磷

遺風是仰

終古不泯

刻嚴陵鈞臺

羅隱

巖巖而高者嚴子之鈞臺也冥冥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

何如睨蒼苔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爭蛇螯兮風雨相遺干戈載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去祿位相尚朝為一旅人暮為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許由先生廟碣

楊植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黜糠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僭賊為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發之聖得先生夢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

先生聖人之契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契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光契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契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耶故喜為雲霞怒為雷雨先生神也生為春夏殺為秋冬先生功也結為山嶽融為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靈壑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為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契雖死不襲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宗見寥廓但箕穎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為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為吾輩我來獨尋清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梁高士碣

梁肅

有漢高士梁君諱鴻字伯鸞為扶風人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囊括道妙而游於世遭漢微缺澆風偃物君以為道不可侑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邱以作歌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以遐邈邈不可以不粒故寄食於荅曰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

之安夫大而遺其細忽夫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知否與晦之不可爲也故耦而耕狂而歌鑿堦以逃荷蓀以游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於戲伯鸞非斯人之徒則誰與哉唐大曆六年小子旅於吳得君之舊游焉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聞之風聲亦將舍爾采頤以觀我靈龜乎乃刊貞石以識遺烈銘曰

山隱器車河秘馬圖伯鸞不行獨與道俱太虛無際浮雲無繫伯鸞伊何冥跡人世直道辱身三黜魯邦扣馬逆諫餓于首陽邈矣伯鸞靜而含光作銘阜橋萬古是望

後漢徐徵君碣

張九齡

後漢高士徐君諱穉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休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跡以庇物故退非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府四察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嘉二年尚書令汝南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爲輔弼協和人神漢相帝猶能安車立纁備禮致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支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之屑就及聞薨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雞不薄意有所加生藹爲貴士之感義實衰世之有補人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發中權行中慮比且此類也昔者夷齊介絜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難群顏闔鑿堦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爲至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賤絕在心而經脩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己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道而已哉靈帝初欲蒲輪聘焉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有二子曰季祭篤行孝悌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予忝牧茲邦風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則先生之德其可沒乎乃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劭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爲貞澹然冰玉不足以爲潔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況當世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跡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隱亂可乎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應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文

張謂

禹成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悖于人心爲虺爲蛇如豺如虎旣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昆吾因之以末喜匹夫醜夏多士懷殷萬方置然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臣也以謂爲臣之禮不擇其利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直言之賈禍國感時危欲其行之速也亦知諷諫之傲福里透車遠恐其効之遲也由是犯帝座排天門謀成深心藥進苦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身可殺也不可捨其忠義夫生死者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大節位卑則迹遠祿厚則恩深恩深則義重於生全義可也迹遠則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子世卿之族捨生即義賢哉且伊尹之遇殷湯也賢與聖合之賢聖之間相去甚近此其所以行道也夫子之逢夏桀也賢與愚合之賢愚之間相去甚遠此其所以喪身也向若桀昧可革從公之言則國不失夏之初君不失禹之舊殷湯不能成大業伊尹不能建元動諸侯奉於天子一姓傳於萬世驕君暴怒亂國淫刑朝行斧鉞之誅夕覩市朝之變千載之下九原之上斯人比干攜手而游耳鳴戲先王納諫而昌後王拒諫而亡當其昌也忠良勝於邪佞及其亡也邪佞勝於忠良故君子慎於語默審於行藏豈徒然哉蓋有以也乾元歲以戎車之殿朝于京師一覽吳子之文再明關公之義託於石勒于碑陰亦猶公穀作傳之異同韓毛解詩之先後也

太宗文皇帝旣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東征島夷師次殷墟乃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爲太師諡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弔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塚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以述其志也昔商王受毒痛于四海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于泉商王之命將絕于天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殷亡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興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十亂之謀揔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所繫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歿則垂其教奮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慙著者思忠者勸其爲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言嘗敢蹟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廢生者賤死者宴安之人將寘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途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義也必將建皇極敘彝倫弘在三之規垂不二之訓以昭於世則夫人臣者旣移孝于親而致之於君焉有聞親失而不爭覩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稱得禮甚不然矣夫孝於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爲子忠于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爲臣故歷代帝王莫不旌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氏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下禮百神而盛其禮追贈太師諡曰忠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致守塚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於戲哀傷列辟主食舊封德爲神明秩視羣望身滅而名益大世絕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感激天人深矣天寶十祀余尉于衛拜乎祠堂魄感精動而廟在隣邑官非軾閭刊石銘表以志丕烈詞曰

縻軀非仁蹈難非智死于其死然後爲義忠無二體烈有餘氣正直

聰明至今猶視咨爾來代爲臣不易

紀信碑

盧藏用

有漢忠烈姓紀名信官族代載史失其書昔秦始皇棄六代之業窮天下之力以縱其心施及二代荐作昏德人怨神怒百姓與能此皇天之所以興漢祖也夫龍躍虎變不有非常之災則不能蔚其文而神其行故英雄豪傑雷動電擊並起而亡秦當是時海水飛而無紀王綱頽而不紐強者制命弱國連衡項羽提八千兵鼓行稱百萬墮名城坑勁卒弑義帝屠咸陽七十餘戰而天下定矣於是背關懷楚專制主紂雖負河山籍舊業南面稱孤者膝行請命舉國受署者莫敢抵牾焉而高祖奮于漢中定三秦之地扶義仗信東向而爭天下天下之命懸於二雄山東紛紛蜂合蟻聚未省所係羽嘗以百萬之衆圍高祖於滎陽紀公推天曆之在劉顧忠節以自効躬載黃屋出東門而叱之沮百萬之氣頓強楚之威奮諸侯之魄迴霸王之機身焚孤城之下功濟廟堂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業雖弘演納肝而無悔于雙請矢而不疑公孫抱子而爲詐孟陽寢牀以自欺其忠則然於大業不

十一

十五

董所

可希也先軫免胄以立誠鋤麈觸槐以取喪富辰對諫而赴翟仲由結纓而爲壯其節則全於大機則無以尚也荀息守三豎而死事豫讓感遇以自殘石乞烹身以殉白漸離矐目以報丹其義則立於大濟則闕焉故功貴成業貴廣苟有大賴則輕太山於鴻毛壯哉紀公誠得其死矣夫城郢而絕君名寢齋以祈於死其於惡也不亦大乎於戲仲尼所謂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臨難無苟免者則紀公其人也而歷載數百莫能表之縣令會稽孔君名祖舜字奉先資大聖之緒秉忠孝之規清身以激俗矯枉以從政到官視事三載有成於是鄉之碩老攝齋園而請府君以盛德茂才弘宣大化旌孝尚節敦學務稽人無懸耜野無青草可爲政之美也而紀公之墓淪而不顯豈所以鼓舞前志發揮臣子之道哉府君乃咨謀察吏稽古訓典以謂忘生從道者仁也沉斷固分者義也威儀不忒者化也好謀而成者智也有死無二者信也大節不撓者勇也浹機與運者明也夫藏一行於人則銘之金鼎輝燦風雅况紀公兼而有焉斯實忠臣義士之殊尤者也而文獻之所先也故表商容式干木君子躋之乃惟春秋旌善之義庶幾爲臣



之節奮乎百代之上凜然可以比肩於斯人俾能揚耿光厚忠義崇尚教化以昭烈我明天子之風豈不褒德而顯功哉遂作頌曰

雄雄紀公自天作忠應皇祖兮卓犖磊磊即瑰詭倣儻奮威武兮虎鬪龍戰扶危制變挫彊楚兮定霸興王身焚業昌得其所兮雲雷經綸乃聖乃神萬物覩兮千載一振闡幽作訓為代矩兮肇自三五愚聖同死苟無足而稱焉吾何以貴於前古兮

周苛碑

李觀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於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于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祖以新阨睢水之圍而遽保滎陽楚人四面攻之內無所備憂難持久用將軍紀信計而漢祖免命用苛守後事以禦外敵敵知其危併力蕩搖哀哀遺軍創痛如積雖授之以利兵束之以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堪也故城覆於項氏項氏毅然鷹瞬囊大鼎於宇下謂苛曰請封三萬戶為上將軍軍之政自不穀而下及卒乘皆聽其所為不從則烹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孩之曰吾聞不善者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泯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汝資之不即倒戈請命兵絕若傾汝死無日矣且秦政反道殲滅六國天人合怒唯類不留今汝之業不足侔秦而罪侈於秦曾不知天以陰陽興喪與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攻數剋非君能也天厚其惡惡厚將崩何得長哉項氏志公之不屈而恥其詭已聲如乳虎指左右摔公於沸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嗚呼糜軀異於不朽不朽在乎立節立節在乎顯主主顯節立獨苛有之與夫由余受戈弘演內肝殊也初苛殺魏豹可謂無人薄我及拒項氏豈非臨難不苟免邪觀感公之雄果而史無傳記敢鏤幽石以承闕文其辭曰

龍戰未分崩雷洩雲雷奔雲洩其下流血滎陽攻急介士涕泣赤帝徘徊惟公在哉秉心慷慨處死不改沉沉積寃千古奚言紀公光烈系史之闕

春申君碑

皮日休

古以知己委用於人報其用者術苟不王要在強其國尊其君也上可以霸略次可以忠烈無王術而有霸略者可以勝人國無霸略而有忠烈

者亦足以勝人國春申之道復何如哉憂荆不勝以身市奇計不曰忠乎  
荆太子既去歇孤在秦其俟刑待禍若自屠以當餒虎不曰烈乎然徒  
都於壽春失鄧室之固去方城之險捨江漢之利其為人謀下矣猶死  
以吳為宮室以魯為封疆春申之力哉當斯時也苟任荀卿之儒術廣  
聖深道用之暮月荆可王矣然以猜去士以謗免賢嗚戲儒術聖道  
其奧藏天地其明燭鬼神春申且不悟况李園之陰謀豈易悟哉豈  
易悟哉

梅先生碑

羅隱

漢成帝時綱紐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去而劍履  
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為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  
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網突倖臣牙止於殛  
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  
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攪挽相制而  
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  
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  
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  
吁何為道之多也遂碑

微子廟碑

賈至

昔者高宗既歿殷始錯命政有數倫敗紀事有梗神虐天迄于獨夫  
稼慝乃稔武庚不化茅土再血玄鳥之祀宜其忽諸噫湯之德未衰故  
微子復興于宗矣微子諱啓實帝乙元子帝乙惜賢之故而神器不  
集於君君肅恭神人恪慎克孝才兼八元之偉德首三仁之列始在  
擇嗣箕子贊焉尹茲東夏周公嘉焉歿而不朽仲尼稱焉觀其進思  
盡忠則作主以竭諫退將保祀則全身以逃難去就生死之塗沉吟出  
處之域有以見聖達之情也若乃受為不道暴殄天物剖諫輔之心解  
忠良之骨億兆墜於塗炭宗祧困於軛轍而君崎嶇險阻避跡藏時  
免身龍戰之郊解縛鷹揚之帥卒能脩復舊物統承先祀七百餘年  
歆我神祇非明德至仁其孰能與於此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向使  
帝之捨受而立啓前箕子而後少師則文王未可專征於諸侯武王  
未可誓師於牧野雖周公之聖不過子產善相矣太公之賢不過穰苴

之法矣是大王立季歷而昌帝乙捨微子而亡成敗繫本不其昭彰皇  
帝三十有一載予作吏于宋思其先聖遺事求於古老輿人則得君之  
祠廟存焉盛衰紛紜年祀超忽喬木老矣靈儀儼然椽欂焚暨者  
月繼蘋蘩牲幣者日接何百代之後而仁風獨揚乎留連廟庭乃作頌曰  
天革元命皇符在木玄天降災上慄下黷人怨神怒川崩鬼哭赫赫  
周邦如臨深谷邊矣微子逢時顛沛居亡念存處否求泰諫以明節  
仁而遠害作誥父師全身而退龍戰于野鳥焚其巢桀相周王奄有商  
郊面縛就執牽羊投庖祀商修器啓宋分茅嗟爾宋人來蘇是仰穆  
如雨潤霽若春養以戴以翼是宗是長茫茫舊封千載餘響我來  
祠廟永挹遺芬荒堦蔓草古木垂雲惆悵懷賢徘徊日暝醵石紀  
德用流斯文

高愍女碑

李朝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  
此者有質妹妹與其母兄者使彥昭守濮陽反彥昭以城歸妹妹與  
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爲  
婢衆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爲其  
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宗族誅夷四方神祇  
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  
此之時天下之爲父母者莫不欲愍女之爲子也天下之爲夫者莫不欲  
愍女之爲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身也  
昔者曹娥思肝自沉于江獄吏嗔因章女悲號思言其兄作詩載馳  
緹縈上書迺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  
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備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  
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  
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朝在汴州彥昭時爲潁川刺  
史昌黎韓愈始爲余言余旣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文粹卷第五十四

碑五

五表附 摠六首

吳興姚

鉉

纂

古跡

禹穴碑

鄭劬

麟臺碑

韋表微

圮橋石表

附

梁肅

土風

長沙土風碑

張謂

遺愛

唐淮南節度使崔公頌德碑

李華

唐杜歧公遺愛碑

權德輿

禹穴碑銘 并序

鄭劬

惟帝聖世時必有符命在昔黃帝始受河圖而定王錄必義得神著而垂皇策堯配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舜繼成六德文王獲赤雀丹書而演道定謨予亦以謂禹探其穴得開世之符而成乎水功夫神人合謀而行變化天地定位陰陽潛交五行迭王斗建司節岳尊山而瀆長川乃至日星雷風禎祥秘奧三綱五紀萬樂百禮人人物物各由身生無非玄功冥持至數溜合以及之者王者奉天而行故聖神焉帝皇焉彼聖如仲尼有德而無應故位止於旅人福弗及生靈乃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後知元命者軒后命者羲受命者曰唐與虞成命者禹備命者文仲尼不受命乃假人事而言故有宗子之說後代無作焉立言者一仁義以束世教警瞶蚩蚩使絕其非望業之外存而不論予讀夏書無是說司馬子長自叙始云登會稽探禹穴不然萬撰何傳焉惑矣蒼山之瀾呀如淵如陵徙谷遷此中不騫雨洗煙空嗒然莫窮噫實禹迹之所始終唐興二百八祀寶曆景午秋九月予從事于是邦感上聖遺軌而學者無述作禹穴碑廉察使舊相河南公見而銘之曰

禹穴宜載夏與秦胡為而不載

禹貢無悅秦始皇游會稽李斯刻石亦不言

古而不載遷與

鄭胡為而載

始司馬遷自叙探禹穴而后千百年無說至鄭乃製斯碑

子以謂天德統萬止言其蓋其

蓋萬物以生非談天氏所謂蓋天者也

地德統萬止言其載

言其載萬物以生也

堯德統萬止言其大

傳云堯能則天之

于川萬山皆禹之會

讀為會稽之會

一符一穴

禹穴藏五符統而

不足為

最故夏與秦俱不之載而人以之昧雖山之堅雖洞之藏有時而堙有時而充歲其萬千風雨濤汰亡其山岌呀藁是藪曾會鄭與遷斯碑斯載斯時之賴

麟臺碑銘

并序

韋表微

夫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必以瑞應至靈貺感通理合冥數昔

殷道剝喪民罔攸歸於是文王以有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人咸乂故鳳鳴于岐洎周德凌遲道靡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武之法憲章聿修故麟見於魯于時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子之尊存乎位號魯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遺風故典鬱而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觀廢興之運知作者在已位不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也乃綴絕緒申舊章變其禮文酌為典憲擘五常之龜鏡正三綱之軌轍帝王之道幽而復明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錫嘉瑞光昭厥功故周敬魯哀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蓋春秋為王法之器魯國為王法所寄在其所寄以舉其器鼓仁義為舟航權輿為篙楫乘橫流之波濟天下之溺上無列國之輔下無陪臣之助故道不信於天下而信於智者法不著於當時而著於後代向使仲尼有滕薛之士得三家之衆興我王澤霈及蒸民則麟出其郊得其所矣豈復厄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聖之道不彰麟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於季孟靈瑞之出也於其時則名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罹於殘天是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以自聖靈瑞能因時以應感不能反時以自靈被厄於陳蔡獲麟於大野影響之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麇而一角者何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夫豈不知乎蓋殺之而不敢有故示人以疑之故也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微以滑之從事使乎郵停驂訪古經獲麟之舊壤且曰後之人築臺於此以旌厥路感先聖之不遇俾麟出而非時徘徊道周乃作銘曰

二儀既闢三象乃乖聖道堙鬱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吁嗟麟兮孰為來哉周雖不綱孔實嗣聖詩書載刪禮樂大定懲惡勸善歸邪反正吁嗟麟兮克昭符命聖與時合化行位尊苟或乖戾身窮道存於昭豐邑栖遑孔門吁嗟麟兮孰知其昏運極數沒德至時否楚國寤廣秦封益侈牆仞迫阨崎嶇闕里吁嗟麟兮靡有攸止世治則麟世亂則麇出非其時麇鹿同羣孔不自聖麟不自神吁嗟麟兮夫復何云

臨淮之下邳有古北橋蓋溪少傳留文成侯張良受神人黃石公兵書之  
下初留侯醜秦高帝在豐龍虎不起風雲未會黃石公知天衢欲平否極  
必傾秦之亡而漢之昌故先以興亡之符而授留侯且曰孺子可教後得濟  
北黃石其我也故以號云夫受命之君與佐命之臣將欲叙天道定人倫  
則必幽贊明神協成大勳在黃帝氏方平蚩尤時乃玄女啓符風后  
行誅然後迎日推策天下大治在帝堯方憂水害時乃洛出九疇禹  
成九功然後萬國底寧黎民時雍在漢祖方征秦項時乃黃石授兵  
留侯演成然後紕嬰軹道斬羽垓下自昔玄圖元命著在篆籀皆片  
言隱辭無益帝載惟此三后感及神書文章昭明大業用興易稱人  
謀鬼謀百姓與能又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謂是矣凡志不定則  
事不成謀不從則業不廣留侯不遭黃石無以定其志高祖不獲留  
侯無以廣其業 神參并漢道乃行不然何通降聖賢君臣遇合上  
得天紅中爲帝師如此其盛也大曆七年予旅游次墮履履之地於是鑽  
石勒銘揚于邳圻庶恃力違天傲功妄作之輩于以儆戒之爾銘曰  
陰陽之精不測曰神厥有黃石假形爲人告莫言留侯夷項滅秦跡寄  
穀城精還氤氳惟帝軒后肇興兵謀玄女降符實平蚩尤爰洎陶唐  
洪水橫流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亂秦紛如帝在草茅赫矣黃石亦  
命留侯不顯有唐紹漢絕風革暴承天與軒比崇亦有反常貪亂不  
功人神莫從動罔弗凶有開必先惟德乃同宜究茲道順于家邦住  
爲紀銘永鑒無窮

長沙土風碑銘 并序

張謂

天文長沙一星在軫四星之側上爲辰象下爲郡縣遁甲所謂沙土  
之地雲陽之墟可以長往可以隱居者焉其山麓山其水湘水其畜宜  
鳥獸其穀宜秬稻厥草惟繇蘭杜若荃蘅留萸藹車出焉厥木惟  
喬椅桐桂檉貞松文梓生焉篠簜嬋娟於原野砥砮照耀於崖谷昔熊  
繹始在此地番君因之而後定王國至漢道凌遲董卓狼顧文臺以  
三湘之衆績著勤王梁朝覆沒侯景虎視僧辯以一州之勳成定國栢  
文之舉亦何加焉至於致禮舊居請屍歸葬相氏之子可謂忠也殞身  
強寇有死無辱尹氏之女可謂貞也軾郗粲之宅足以厚儒風禾古初  
之墳足以敦素行齊魯之俗其何遠哉巨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理

湘東郡臨江湖大抵甲濕脩短疢癘未違天常而云家有重腿之人鄉無斑白之老談者之過也地邊嶺瘴大抵炎熱寒暑晦明未愆時序而云秋有燠曦之日冬無凜冽之氣傳者之差也巴蛇食象空見於圖書鵬鳥似鴉但聞於詞賦則知前古之善惡凡今之毀譽焉可爲信哉因徇故者之言用紀他山之石辭曰

舜去黃屋於焉之游禹逢玄夷於焉滯留五嶺南指三湘北流隣聯滄浪邊遙岫嶺湘山之下青青衆草有蕙有蘭在江之島煙雨冥冥波瀾浩浩不采不擷棄捐遠道湘山之上青青衆木有栝有松在巖之麓風霜淒淒柯葉沃沃不穰不棟老朽空谷陸有玉璞水有珠胎隋侯云亡卞氏不來湘雲莽蒼湘月徘徊貞石紀事層城之隈

淮南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崔公頌德碑銘 并序 李華

昔在召公相武王除害去虐敷命帝廷周公佐成王卜洛定宅登頌清廟奉康王會朝豐宮克致太平惟崔公相玄宗保寧聖德鎮安天下輔肅宗掃除凶穢紹享天命今上振宣明威撫綏淮海惟申伯翊宣王登南邦興周室小白率諸侯征楚翟奉王職與崔公叶德同勳皆姜姓也

卷十一

五

甲

夫議盛德論大功贊大賢舉其殊倫卓然昭明不已書其細由大體也故詩陳方叔之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美韓侯之封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今述崔公亦不名不備官古之制也後魏尚書亮八代至公海內首族人倫德範公少負文學重名且兼宏略揚于王庭甲科入仕歷京兆倉曹叅軍再遷司勳負外丁太夫人憂以毀聞終喪拜刑部員外兼侍御史知劍南節度留後使逆臣起幽陵陷潼關至尊哀兆人思古公避狄之義於是帝車西南依我心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劔南節度採訪使玄宗克讓聖子家爲唐虞公出納王命至于朔方彌諧二聖孝慈光明自西自東殄殲元惡天討之師岌如山行冠若霜蒙鼓燎無存帝曰爾圖實叶朕志官中書令封趙國公公拜稽首臣敢上冒以負天明帝遂其高俾作少師師訓東官兼長邦憲居守洛京乃傅濟王又典汾州王德日宣汾州阜安乃統江淮主三軍省萬人加工部尚書時征鎮之司恃勳奸令公獨露奏匿用輟興轉吏部淮南旣清軍有餘逸夷難江南萬里康哉六歲在鎮心馳王幄戀慕之極至于流涕獻章請朝帝恩降允公不俟駕建旆將馳耆耄泣訴吏人遮

道即日詣闕乞留者三百餘人公申諭而行至于京師天子大悅曰趙國先帝元臣嘗爲朕師自我不見于今六年有司如朕意待之加尚書左僕射遂淮南之請所部八州人舞手蹈足秘書少監兼廬州刺史長樂賈深有文武才略忠于王室推心馭下嘉績昇聞戴公仁明思揚盛德合肥今彭城劉商先后之族臨人惠和一州之老幼咸曰我州我邑敷王德澤崔公封內我是以安其仁不銘其德不可謂華嘗忝公游咨以爲頌夫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公入掌三公之政出踐諸侯之長昔鄭武公爲卿士詩人賦緇衣魯僖公爲周賢侯史克頌駟野敢附前列以書公不朽故褒大臣則王室尊崇美政則天命行不惟頌公尊天王也今載公朝覲之禮以弘大之其文曰

思崔公出鎮之崇克孝克忠宣帝之武恢帝之功自蜀自朔至于秦宮出納大命決事于衷思崔公烈烈都都以邕以肅乃統淮服伯江之輿闐闐長轂霞布霜鏃蠢爾兇毒固不顛覆思崔公三世元臣德綏生人乃朝于王王顧殊倫且曰東南飲化如春爲朕腹心寧其咏吟思崔公入覲于王鸞聲央央佩玉以鎗秉珪奉璋公復于揚四牡其驥公慕彤庭涕濡于裳思崔公廬江州邑孰不垂泣我公之還陽和起輦乃求樂石樂石爰立刊之頌之介福攸集介福攸集州人斯及

岐公淮南遺愛碑銘并序

權德輿

通天下之志者在大君元臣之感會而已成天下之務者在知人安人之教化而已孝文御寓貞元十九祀統燭羣生德侔往初建用皇極澤流萬國淮南節度觀察使左僕射相國杜公政成入覲迺三月壬子朔登拜司空秉鈞居中間一歲上皇承末命越八月皇帝受神器彌亮三聖暮明九功當冢宰揔已之任護崇陵因山之制盡董重經費以頌地貢乃作司徒式和人則進封岐土命賜備厚均齊天下之政茂遂萬物之宜遵道弘化匪躬宣力中外之重必歸於公初公之入輔也制詔副節度使兵部尚書王公爲左僕射代居師帥州壤鄉部鰥孤幼艾蒙公之化也久感公之惠也深鬱鬱陶詠歎願刻金石王公累章上請公輒牢讓中止至是復以邦人不可奪之誠達于聰明且用季孫行父請中克故事故德輿得類其話言而鋪其馨香云公字君卿京兆杜陵人不書名尊大臣也清明廉吉溫毅弘重易簡之道本於



健順忠智之謀發為事業慮善以動得時大行其初筮仕州府交辟  
韋尚書元甫實為己知始自掾吏累為命介盈庭闕辯積歲疑留者  
片言以聽斷含冤自誣具獄論殺者覆視而全活江介吏師以為神  
明由殿中侍御史轉主客員外郎工部郎中再為撫州刺史以御史中  
丞領容州刺史經略使入為金部度支二郎中復兼中丞超拜戶部侍郎  
出為蘇州刺史屬受代者以憂闕換饒州刺史明年以御史大夫領廣  
州刺史嶺南節度觀察使徵為尚書左丞復以御史大夫領陝府長  
史陝虢都防禦觀察使歲在庚午以禮部尚書至于是邦禹貢淮海  
之域職方東南之輿產金三品射利萬室控荆衡以公泛通夷越之貨  
賄四會五達此為咽喉頤初公之至也歲丁驕陽人有菜色於是息浮費  
以悅之蠲雜征以利之夫家之稅有冒沒者免其罪以購之廢居之豪  
有委積者盈其直以出之瀕海棄地芟芻填游一夫之勤百畝可獲終  
古遺利沛然嘉生成於指顧得以蕃殖先是營部未甚因倉未完  
介夫半寓於仁祠公聚或委於支郡公乃慮材用量事期輯中權規  
大壯百堵皆作三軍寧字棘門言言夏屋眈眈可以張射侯可以容

十一

十四

十四

宴豆爰居爰處而武備修矣巨廩崇構翬飛雲蓋縮以板幹積如京  
坻得蓋藏之亘協出入之制多黍多稌而禮節行矣連營三十二積穀  
五十萬工以悅使人以樂成天渚雷陂以溉穡地醴引新渠匯于河流  
皆省功費而弘利澤俄授左揆育參大政加徐泗豪等州節度使先  
皇帝在宥天下推恩彭城顧懷舊勞復命其嗣使得以州師建節而  
公以二郡進律惟公鎮定一方心平德和言仁必及人言智必及事生聚教  
訓勤身急病視闔境如棧闌之內撫編人有父母之愛因其習俗而均安  
之識其慘舒而導利之仕六朝而時推元老踰二紀而再掌邦賦揚美  
化於方志流淑聲於命書其牧臨川也地參閩筮人本輕惰化彼游手  
敵於農功堅舊防而時其蓄泄當大旱而我其有雲雨每歲徵令歸諸有  
司克變輸將之勤不虧公上之入因獲贏利悉調困窮其摠司計也權  
重輕以平物力受比要以均財征厚生而不匱量入而有節當一人注意  
之重盡三接沃心之言宰司沮傷不得久處其鎮南海也服嶺阻深族  
類猜害塗巷秋陋燠埃接連忿捷相因鬱鬱攸斯作公乃脩伍列闢康  
莊禮俗以阜火災自息南金象齒航海賀遷悍將反覆遠夷愁擾吏困沓

貪商又阻絕公乃導其善利推以信誠方船繼至百貨錯出邑部絕儼  
裔人自擅誘掖招徠以威以懷朱崖黎民保險三代種落盤牙數犯  
吏禁公麾偏師一舉而平獷俗率化原人得職其登左轄也紀律脩  
明清萬事之本其理分陝也惠綏陝洽弘二南之化必宿其業而脩其  
方崇庸大績其昭昭如是而又博極書術詳觀古今謀王體斷國論  
其言有章聽者皆竦作為通典以究理道上下數千百年間損益討  
論而折衷之佐王之業盡在是矣公之先在漢則建平欽侯有立宣之  
功在晉則當陽成侯使平吳之策忠力雋賢寤明而昌以至曾祖諱  
行敏皇銀青光祿大夫荆益二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王父諱慤  
尚書右司負外郎麗正殿學士烈考諱希聖歷鴻臚卿御史中丞  
再為恒州刺史代郡二州都督西河郡太守襄陽縣男贈尚書左  
僕射惟南陽公德化茂于列藩惟右司文雅重於中臺惟僕射有文  
武器任克揚風績其督鄴州摠節制留府數與虜虜奮其威謀奪  
鹽泉吞河曲城便地置新軍剖符惠人理行第一以先大夫代德丕烈  
之若是公能率脩而弘大之憑厚貽慶為不誣矣居鎮十三年願脩

碑

十五

明

覲謁拜章十上西嚮涕洟上難其繼慰勉而已公以述職在於庶人  
納忠在於薦賢密疏請以王公為代詔為之貳暨公之至也由大司  
寇為大司馬以副車戎裝伏謁和門禮容渥命寵耀藩服介圭得  
請丹轂載馳勳籍裨校乞留遮道初諭以溫顏終肅以軍法既告  
令尹之政卒獲子牟之心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又曰神之聽之式  
穀以汝則岐公永享鮒耄如岡如陵不待瞽史而前知矣惟王公師  
長論道如公之位阜俗撫封如公之心且以斯人嚮慕三歲愈甚大懼公  
之功德寢而不章初撫人廣人皆鑿堅石以摠盛烈及茲而追琢者  
三矣古所謂立信讓以涖百姓則人之報禮重其在是乎銘曰

惟天惠人惟辟奉天利建元侯于藩于宣文武杜公端誠絜矩化洽  
陝服聿來茲土闢我曷鹵長我禾黍乃建營部乃新廩庾成師足  
食比屋安堵里閭熙熙衍沃膺膺十有三年慰安斯人雪泣抗章血  
誠上陳結戀明庭不私其身樹善交代如公之仁考祥視履宜錫蕃祉  
寅亮三朝是毗是倚密勿中樞矢其謀謨乃升司空亦作司徒九賦  
既平五教式敷中外之重惟公是圖彼都人士飲公之德彼土樂康繫

公之力永言介福祀我岐國稽合聲詩于胥筮刻彼泉斯實彼石斯  
泐公之德輝永永無極

文粹卷第五十四

卷一

六

吳興姚

鉉

纂

貞義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

李白

英雄

項籍碑

李觀

英雄

諸葛武侯廟碑

尚駟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裴度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刻武侯碑陰

孫樵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并序

李白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史傳名節尤彰可激清頹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翬然埋名古遠琬琰不刻豈前脩博達者為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不移其志清英絜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激漂以白業當楚平王時王虐忠助讒苛虐厥政甚於尚斬於奢血流于朝赤族伍氏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肯始東奔勾吳月涉星遁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沉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讎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哥姊殞肆旣動於天倫魯姑棄子以却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於此彼或異爾卒使伍君開張闔傾蕩郵郢吳師鞭屍於楚國申骨泣血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雪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為忠孝之士亦焉能咆哮烜赫施於後世也望其溺所愴然低迴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荆水響象如在精魂可悲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榮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閑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甯嘉賓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郡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雖陵頽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

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不可秉節而存伍肯東奔乞食於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夫郢鞭屍還吳雪恥投金瀨汜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項籍碑銘 并序

李觀

鋪周秦之顛亡粲乎簡冊吁可駭也惟秦失在暴惟周失在弱上慢下  
黷政無紀綱若然者神靈不得不哀世教不得不張且天地不可以無主  
故帝必誕眷命不可以坐得故有心者經綸於是漢祖起於豐沛公起  
於會稽陳吳之徒自稱乎假王其餘揭竿而呼爭先刺秦者如林如藪  
于時亂浩浩兵憧憧風從虎雲從龍三靈昏而四海空公乃杖撥亂  
之劍希當世之功浮江而西有壯士八千枹鼓于舟中吁嗟乎無人維  
禦乎羣兇所以謀大業拯萬靈而爭雌雄者獨漢祖與公遂號百  
勝之師趣累卵之危活趙歌擒王離十壁愕眙一麾靡餘然後飄銳氣  
聳利鋒扼秦關怒漢先因語曰捐約則違人固信則自違惡取乎乃  
軍鴻門屠咸陽鼎峙于神州幅裂于四方始退與漢祖東西而王天下  
是知量不足謀不長矣然雖兵衆於漢戰捷於漢其後則有靈璧之敗  
太公虜滎陽之圍紀信焚廣武之守傷其胷長陵之役撓其師與漢祖  
龍虎相逐干戈合離五年之後勝敗乃知是知兵之不可窮物之不可  
終天地不而開雲雷屯而通故有三將潰圍孤軍曷歸良馬在御美人  
在帷楚歌夜聞哀泣垂綏遂飲帳中申令麾下鏡分美人颺舉良馬曉漫  
漫雷茫茫失道於陰陵問津於烏江其猶魚遭網而游鳥嬰羅而翔終不  
免矣尚能合從亡之人御追逃之兵旗鼓指掌鷄鶴足罔不履首胡不橫然  
始解馬於舟子結纓於死地痛矣夫何自慷慨斯焉之甚邪而曰天實亡  
我非戰之罪何執而不寤哉公實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忌而信讒暴而殘人  
是以人得蹈其資兵得害其身真自亡也豈天亡乎使公勇而能謀關  
中可據矣剛而能親諸將不攜矣明以察讒竒計得施矣怒而愛人百  
姓樂推矣若然則舉天下如轉圜何漢氏與二臣能計之哉至如謀於  
漢者昔其臣也公實弃之兵於漢者亦其將也公不庸之故曰得人者昌  
失人者亡噫從始而言之蓋天理有素乎故生項以靜難生漢以牧人靜  
難者授勇牧人者授仁不然何鴻門阼而復持成臯跳而復振入關  
而緩來王楚而驟歸者哉釋名曰碑悲也觀嘗尋楚漢春秋見公帳  
中之歌而詠之輒泣然而悲爰刻石爲文多不究其終始銘曰

姬孱而絕羸虐而滅九陽鬱結九州宛艱必生聖哲以起滅絕維漢自豈  
維楚自東偕伐寇戎反相戰攻戰攻不罷泊乎垓下彼衆我寡龍死于野

諸葛武侯廟碑銘并序

尚駟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蓋有由矣曹氏挾王室之威重孫氏藉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尺土開國於亡命行旅之間天贊一武侯即鼎足之勢均也公諱亮字孔明身長八尺嘗躬耕壟畝好為陣形既先主所用自北徂南周爰執事夷險平亂靡所不之卒使劉氏以岷峨之地為己封梁益之人為己畜曹操不敢以兵強驟進孫權不敢以境闊妄動彼相之力焉屬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歿遺詔邦家之事大錄于公敕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職為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為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不然豈周公賦鷓鴣之詩成王啓金縢之誥此雖大小有異託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興流言苟非誠信結於人格於神移於物則莫能至是公復摠戎仗律無歲不征將繼舊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所以南擒孟獲而不殺志在綏戎狄矣西拔岐山而不賀志在吞河洛矣役木牛流馬濟人之力已紓矣制陣圖兵法敵國之軍可翫矣故得三關不封二邦喪氣大勳未集行師而殞戎夷野祠毗庶巷祭遺愛所使豈求而得之噫國之將亡本必先顛

且以蜀之連山峻極其險不為公死而平沃上富饒其利不為公死而薄甲兵士卒其眾不為公死而減府藏穀帛其富不為公死而貧及鄧艾揚聲於前鍾會躡跡於後滅蜀二十萬戶如撓羊羣劉禪竟不免面縛壘門身為降虜天事歟人事歟天事遠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常存殷二敵國勝於本朝百萬之師北向爭衡司馬懿復惕息而不敢戰足明中原非曹丕所有也舉其大略真命世之雄未可以身許小國之君延霸王之佐因曰才有所詎不逮前賢向令伊呂並世而生躬周易地而處則木甲不放桐宮而四海咸理諸侯不誓孟津而天下大定但為天不假年志盡莫就生居於後功績在其下耳然非先主之識武侯或不能輔成於王業使百代令君用人必由此道欲使杜稷不振賢智逃於藪澤其可得邪公死之日遺令葬漢中宅軍前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今官書廟食成不刊之典一山之內每有風行草動狀帶威神若歲大旱邦人禱之能為雲為雨是謂存與没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也死而不朽反貴於生銘曰

漢室大壞掃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負有翼者飛突兀

卧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超拜軍師魚水相得生死以之仗順收兵行權  
略地氣蓋全吳曾吞大魏國政成三人臣莫二乃建社稷興王之器既  
得武侯龍蛇魏都敵國未滅謀臣已殂大本去矣不降得乎荒墳  
四頽拱木皆枯尚餘精爽能禁推蘇人生異代仰止山隅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

并序

裴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  
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  
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  
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  
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荆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洎  
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續承舊服結  
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躬為強  
國誰為遠脆勵為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  
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  
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  
制而取其心服震懼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  
人也雖從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弈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  
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  
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  
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荆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  
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  
壘待可勝之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  
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  
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立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  
姦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以排羣議  
而文字甚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奧區寇亂餘孽罷吐  
未息汚俗未清輟我股肱為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  
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陬落綏懷溥陽仁風問  
閭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  
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塵矣度謬以庸薄獲參管記隨旌旄

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微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師且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在之歎終古不紀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埃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壘落鋪敷渭濱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摠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志天遏于嗟嚴立咸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翦駢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懇徒云固結古栢森森遺廟沈沈不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知公德音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天厭漢德俾絕其紂羣生陰塗四海飛水武侯命世實念皇極魏茲吳輕未獲心旌南陽堅卧待時而起三顧雖晚羣雄粗定必也葦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龍戰玄黃再得雲雨於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萬里張爲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東河洛翼乎中夏飛于天衢然後魚驅向吳東入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忘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爲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己託國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旣沒晉宣非敵而戎車存駕不復中原或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矣或餽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筭矣嘗試念之頗蹟其原夫民無歸德以爲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罪王莽乃欲憑威寵造符命脅之以感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相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絕緒論之不以本臨之不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惟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虛魏偏從之民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豐定軀義聲咸洛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



未心殷勤而竊獲不亦宜哉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而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迷于遺廟以俟通識  
唐貞元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東平呂溫記

刻武侯碑陰

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憤激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為力哉是以國稱用武岐雍間地不尺闊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耶蓋激備隆中以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耶由是覈武侯之所為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枝者是亦善為兵矣史壽以為短於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圍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心兵決勝指取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矣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百載訖今梁漢之民誦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頭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文粹卷第五十五之上

文粹卷第五十五下

碑七墓銘附

摠四首

吳興姚

鈗

纂

妃主

唐和麗妃神道碑

張說

唐鄆國長公主神道碑

張說

唐岐陽公主墓誌銘

杜牧

唐東光縣主神道碑

李華

唐和麗妃神道碑銘

并序

張說

舊史云軒轅帝宮次星具黃龍之體郊媒神祀次妃成玄鳥之命非聖也莫能法天非天也莫能感聖則有相乎坤而母乎震齊乎古而合乎天跡雖秘絕猶可測而言焉麗妃趙氏天水人也麗者以華美為貴妃者以配合為尊易云日月麗天傳稱星辰合度麗加妃號自我為初原夫八駿觀周肇有封姓三軍霸晉乃蕃卿族設寶符而開國曳珠履而承家果驗成宣之後不乏文忠之慶堯門昭殿何代無人暨乎紫氣上通瑤臺獨立楚宮選美納良被於神雲漢掖求才進團扇於明月故坐而論教則比位三司動而具瞻則儀刑六列者矣先將軍以恩澤授職太夫人以有禮封鄭流車躍馬豈無甲觀之親秋宅閉門不有椒房之勢探風揆化憂國如家故聖人有以尚其德也躬親繭館義形熊檻退席以愛禮樛木以廣恩望古難臻之地必為常踐之域故聖人有以嘉其志也懸象告洽經時寢疾在蒙被之辰荅還輦之問生可捐於浮假心獨係於玄真神往上清願承恩而入道形歸下土期去禮而薄葬并慈顏同氣奚敢為言皇上閔而許之咨嗟不已開元十四年春秋三十有四七月十四日薨於春華殿殯於龍興觀之精屋示以出家從道例也命河南尹監護河南令副焉喪葬務約成遺語也二十六日窆於故都之後邱山之陽瑯慕承華悽涼薄室列薤歌於東路迴容衛於北山壽堂一閉芳凡聖等人代同悲芳脩短間月帔雲衣襪以神仙之服上方陶篋旋於造化之初此皆聖主之曲成賢妃之本志何必雲陽山下別起通靈之臺未央宮中虛立致神之帳若夫易名之典考行是存帝謚曰和禮之貴也氣之和者生萬物聲之和者孕八音魂而有知感聖恩乎有詔史臣恭銘內職事出彤管辭無華飾寫樂池之永傷寄瑤山之罔極銘曰

帝妃佐后實掌陰教八月選才千金聘貌禮獻絲繭詩脩澣濯婦政可尊嬪風霄效皎皎漢女為皇降靈娥娥邦媛順道之經結以印

綬華光後庭帶之弓韞朗潤前星退迹潛運夙承嘉祥謙苦中京崎嶇上黨金鏡開日明珠耀掌心方樂於時泰塊奄悲於化往紫雲衣兮霓裳送美人兮北邙白壤宮兮青松苑去君恩兮日遠秋風急兮霜天草木黃兮野田滅香容於空擲留畫像於甘泉春秋以麗和之二字獨褒美於千年

鄆國長公主神道碑銘

并序

張說

臣聞堯有娥英承九族之敦序舜有宵燭動百里之光耀大聖之後天必縱之積善之家神所慶矣豈惟上帝之女雲漢爲靈平王之孫肅雍其德連華前志世有其人皇唐鄆國長公主者睿宗之第七女也母曰崔國妃才累聖而成門合濟美而爲室蘊乾坤之純粹演日月之清明神媛誕靈常言所絕免懷之歲天奪聖善不食三日哀比成人文母流胎教之慈曾子得生知之孝由是宮闈延矚邦國遠聞及乎玉笄耀首油駢在馭錫之美地邑以荆山求之令族嬪于薛氏爾其居翫圖史動脩法度服其澣濯恭儉之收興鼓其琴瑟敬讓之風被其行己也安親惠下之謂仁敬宗好合之謂義降貴接卑之謂禮

并序

二五

周

愍情周物之謂智推心而行罔不該備其理家也侍膳養食鍊之均和主饋醴醢之品齊絲竹五音之微靡纂纂組九華之縟麗經目所涉莫不精詣每至三元上賀五日中參進對詳華折旋舒婉故以式瞻貴里儀軌通門如千花之汎惠風百卉之涵膏露窈窕之儀克舉蕃衍之福大來有男子四女子五瑤碧生階芝蘭滿室也習禮明詩日漸庭闈之訓銀章艾綬地連恩澤之侯自先朝徹展之辰迄今公主成笄之日外降過制內疾餘哀手寫金字梵經三部躬繡線線佛二鋪貝葉眞偈現心相於銀鈎蓮華妙容呈意生於玉指孝思惟則道遠乎哉開元繼明推恩由已進封鄆國長公主食邑一千二百戶田賦廣而彌儉禮秩尊而益恭其後君子晨歌天人晝哭未亡爲稱生意盡矣撫視遺孤將守柏舟之誓志期剝落永從柰苑之游朝制斷恩改降鄭氏陵谷可移隋和之德不昧寒暑有遷松筠之性如一均養七子庶廕二宗汾陰之室忘亡滎陽之黨相慶旣而善福虛應寢疾彌留盡國醫之伎遠方畢至供御府之藥中使相望命之必至不可枝也堂邑山林忽焉瘁色平陽歌舞適足愁人開元十二年二月庚午薨於河

南縣之脩業里春秋三十有七震悼紫庭哀傷朱邸傾家若隊舉國同悲有詔光祿卿子孟溫禮監護喪葬京兆尹能延休副焉窀穸之禮一如涼國公主故事夏四月恩旨陪葬於橋陵不祔不從古之道也皇上念同氣之致美感閩川之永謝恨棟華之半缺悲瑤草之先化乃命國史昭銘懿迹降恩禮於雲露寫哀辭於金石水非湘渚還起帝子之祠山是洛陽即封天姝之塚銘曰

帝系白雲仙源紫氣張家成國承天作貴赫赫聖祖曰文武皇皇眷宗一變萬邦挺生淑媛慈和孝恭清曠如神蛾眉無雙邸第立官湯沐建封爰及笄總禮施環珮鳴鳳獻祥乘龍擇對帝唐降女天乙歸姝珠玉過庭蘋蘩正內蛟門早闐龍湖忽上無地何載無天何仰金殿書經華絲繡像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孰是言歸良人永違銀爐煙斷羅幕霜飛懇願毀形託身壞衣不諒人只改嬪他士稟命曰從從人曰順息媯繩楚懷嬴霸晉反經合權與道同韻燠休二室均歡等潤四海謚清九族和平萬物向榮衆鷄未成心戀盛明形隨落英祖載鼎城歸窆咸京挽歌敷聲鹵簿凶行哀哀聖情惻惻同生橋山片石千秋令名

唐故岐陽公主墓誌銘

杜牧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冊封岐陽公主下嫁于今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琮始憲宗時宰相權德輿有壻獨孤郁爲翰林學士帝愛其材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旣笄可嫁德輿得壻獨孤我豈不得邪可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所奉詔臣謹搜其人因名我烈祖司徒岐公曰有孫兒琮年始弱冠德行文學秀朗嚴整臣嘗爲司徒吏熟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尚守治臣一皆忖度疑琮可以奉詔帝即召尚書見與語大悅受殿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某月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節幡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喜樓駐止主輪尚書及賓侍酒食金帛奏內樂降嬪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續椽藻櫺丹白其壁派龍首水爲沼主外族因請原以尚父汾陽王大通里亭沼爲主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與爲比主實憲宗皇帝嫡女穆宗皇帝母姝敬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太皇太后始以正記事憲宗以太后太皇太后愛養三朝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充六宮主以一女之愛降于杜氏建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

爲婦禮者不翅數十人主卑委治順奉上撫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  
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與尚書合謀曰上所  
賜及婢奴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  
賤可制指者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書考今古治亂主職  
婦事承奉夫族時歲獻饋吉凶賻助必親自經手池塞館墻闢毬場  
種樹不數年搢紳間雜然稱尚書有賢婦尚書旋出爲澧州刺史主  
後尚書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大爲數百人供具主至從不二十人六  
七婢乘驢鬮昔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立門外昇飯食以返不數日間  
聞于京師衆譁說以爲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間不識  
刺史聽屏尚書治澧州考治行爲天下第一後爲大司徒京兆尹鳳翔  
節度使朝庭屈指比數以爲凡有中外重難非尚書不可主賢益彰  
雖至宮闈貴號亦加尊敬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  
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旣而哭泣哀號感動他人  
尚書後爲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創爲節度府五十年南迫於  
蔡蔡屋室卑庫主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許軍強雄且撐劇  
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已部曲家人疵政施法習爲循常有司用  
比邊障遠地擲置不問民亦甘心尚書再治之老民相率兩走闕下遮丞相馬  
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攜扶哭於道路尚書治外主治內尚書  
所至必稱崩崩則爲名公偉人主實有內助焉穆宗以太皇太后命主  
尤爲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使愈自貶抑觀謁溫清外口不言他事  
訖穆宗朝人不以親貴稱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  
張孝忠子聯爲國壻憲宗初寵于頓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  
佩勢聚少俠狗馬爲事日截馳道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  
里相尚不以爲窮弱自主降于尚書壁絕外之初怒中笑後皆斫畏  
累聖亦指示主德以誠誓之至于今以主尚書顯重於中外戚里亦皆  
自檢斂隨短長爲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尚書自許奉急追詔主有  
疾小愈強不肯留曰去朝興慶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一  
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享年若干上廢朝三日其年十二月某日主  
喪至京師比及葬兩宮弔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御正殿  
詔丞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衙宣冊謚曰莊淑大長公主某年某月日

祔葬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尚書先塋禮也生男二人長曰輔九年十歲次曰楊十始二歲女二人某於尚書爲從父弟得以實銘銘曰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教及嫡女婉婉帝子下嫁時賢影逐響蒼隨順纏綿杜氏大族枝蔓蟬聯上有舅姑高堂儼然螭綬龜章玉佩金軒養色悅意侍後承前人不我貴我敬我虔始終盡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誰興間言貴不召驕富不期侈是此四者條相首尾自古名士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弃婦職是勤夫言是指池荒館墜屏外不履淑德柔風天下傾耳宜乎壽考歸女婚子不錫全祉孰提神紀幽石有誌顯筆有史流于千祀

唐故東光縣主神道碑銘

并序

李華

先朝宗室之望曰紀王太宗第十子也惟帝族母師曰東光縣主紀王第三女也自天降祐生有令德年八歲王不豫循環左右不食累日王撫首諭焉爲之進膳縣主察起居未復憂色如初動於神祇王疾用間周文樂正之養不過焉至若天人之秀元氣之純積於中文於外其容可知也孝以奉親慈以臨下尊師傅服澣濯其德可知也禮傳爲簪珥詩書爲珮玉原心而顧身體訓而成教其言可知也降尊而處下推泰而從約詔繡繪之妙適飲膳之和其功可知也年十八受封邑王擇聞喜公以妻之間喜有王佐之材委會蕃邸縣主以皇孫之貴和鳴侯家陰德莫違輝動邦教養先姑如寧膝下奉君子如見大賓以徽柔睦娣姒以莊敬端幼賤鵲巢之化存焉太后臨朝諸武專政魯衛之國翦焉立墟紀王流胤巴濮薨於道路縣主承訃崩心嘔血每一發聲飛鳥哀鳴草木無色外除之後衣裳無純綵杯圈無甘食耳不聽聲首不加飾自朝廷達於寓內罔不哀之太后復辟中宗出震日昇暘谷天下文明雷破羣陰品物咸遂以王懿親盛德詔有司備禮物陪葬昭陵聞喜公時爲孝義令詔書至河縣主聞之嘔血而絕絕而復蘇告諸子曰家國再造冤酷獲申爲我謝中外親親下見先王瞑目無恨言未畢而薨春秋五十有四時神龍元年二月二十一日有司以聞中宗震悼召聞喜公問公悉以對上獻歎久之殿省垂泣六宮悽愴乃下詔褒美史官撰德帛祭贈贈禮過其備矣深於春秋者歎曰孝之至不忘其親忠之至乃心王室自古賢士大夫莫

能備舉惟縣主有焉紀王之陷非罪也泣血以終哀中宗之撫輿運也則感深而殞絕忠孝兩極首其人倫使百代之下聞其風者有以勸焉其為不置遠矣嗚呼天輔善人宜其有後男十人女十人四子至大夫曰邁曰邁邁仁則踐修孝惟明發少子德位兼盛曰迥今河南尹兼東都留守上柱國祿益厚而慕益深不逮劬勞之報故也銜涕投簡而命下吏劬銘三章式表幽宅其文曰

肅雍王門天帝之孫因心則孝懷盛劬尊配美良士如賓禮存泣血終身豈惟霜露慶集家國魂清塚墓壽詩絕哀歡事高緇素天作邱山萬化攸歸地閉金印泉深袞衣國風悽愴彤管無輝

文粹卷第五十五之下

吳興姚

鉉

纂

宰輔

唐中書令梁國公姚崇神道碑

張說

唐丞相尚書左僕射王播神道碑

李宗閔

唐丞相太子少師牛僧孺神道碑

李珣

唐丞相中書侍郎齊抗神道碑

權德輿

唐故中書令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銘并序

玄宗御書

張說辭

敘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存畫為九州禹也堯  
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由此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又致君  
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為帝之四輔才為國之六  
翮言為代之軌物行為人之師表蓋維嶽降神應時開出者也公諱  
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于陝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  
文獻公樹勳王室建旗舊府公紉綺而孤克廣前業激印成學榮問  
日派武庫則矛戟森然文房則禮樂盡存弱冠補孝弟挽郎又制舉

高第歷佐濮鄭並有聲華入為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  
無頗全活者眾進夏官負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日能遂掌軍國遷鳳  
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天人讓王承置醴之顧終以飛  
龍利見延參乘之恩自時厥後恒當大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  
書令一為禮部尚書左庶子又肅政大夫摠靈武軍兵馬又司僕卿  
知隴右監牧出典亳宋常越許申徐潞揚同十郡景雲初以藩邸舊僚  
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懷汎愛而涇渭不雜真率  
徑盡而應變無窮常推是心以御於物故所莅必旺庶風偃鷲很化  
從言不勵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覩頌來暮聞歌既登邦政卒乘  
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允諧今之中書是為理本謀事兼於百揆論道摠  
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王度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  
遜拜開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受職西掖頗  
限局禁求侍晨且優詔既許尋令還職公固請以泣制曰家有令弟  
足慰母心國有棟臣安可暫闕其後剖符江表敷諭起復衰麻外墨  
繚棘內毀變禮中權通識所貴神龍之首預聞興復疇其并賦累讓



而停夫以革故鼎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形於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  
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不違事義也讓功辭邑禮也濟代全名  
智也仁以長人義以和下禮以安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軒冕三紀  
池臺琴瑟筑優游暮齒傳爵土於祚肖保祿位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  
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于東都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牀輟春  
會未云比制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萬安山之南  
原在疾也而人賜膳御醫視藥于薨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  
厚莫重焉子昇子亦思綴遺美以寘罔極有詔掌文之官敘事盛德  
之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灑恩仙翰鏤澤豐砥日月臨照  
於佳城煙雲變態於神道寶其文字別爲羣玉之山林其樵蘇即表  
三司之墓銘曰

源深自虞派別從吳避地魯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嶽瀆冥符翊聖  
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刁攢植文鋒迅驅纒安卑位  
即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無再三軍國二二訐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樞  
兼司任切久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鑒分區外或  
形放中恒禮拘箴雖誠口諍亦忘軀但覩渾璞誰詳瑾瑜伊臯尺寸  
管樂錙銖名正身遂三言誠願季方辭漢祿更辱齊組既積而散窮歡  
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晡上惻旅辰旁悲路衢藍田美玉荔浦明珠載  
廣休慶爰弘典謨豐碑迺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錡金刻  
石鳳篆龍圖七耀光動三泉澤濡欽能敘事理鬱詞敷求舊銘實勲  
殫而蕪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  
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唐故丞相尚書左僕射贈太尉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李宗閔

上即位五年丞相左僕射太原王公以癸未發疾其明日遂薨於位天  
子震悼慙惻遽命內謁者詣其室索其所以飲食寢作之端既詳其  
無他狀遂賻布帛菽粟率用峻等既又不塞痛軫之意加內府之綉千  
匹以錫之爲之罷朝三日命兵部侍郎一人持節駕駟箠蕭鼓出自正殿  
直抵柩前冊公爲太尉葬有日官給祕器及就途遣王人亟臨視之命  
羽葆旂常輅車之飾皆及墓俟其返虞鼓聲四節於里第而還示不  
與常制也其子鎮以宗閔晚陪公於相位之末稍窺公之行請銘其烈

以垂于後且不宜拒遂鋪其犖犖所能言者於金石云公諱播字明敷  
太原人周靈王太子晉之後以歷世為王因而受氏高祖滿汾州長史生  
太父璉嘉州司馬給事中司馬生昇成陽縣令太子少師少師主恕揚  
府倉曹參軍尚書左僕射公僕射元子也忠勤而本仁寬明而有制內  
顯而敏外肅而和貞元十年舉進士第是歲策賢良以直言校書於  
集賢殿其言平戎經國之術粲然可舉調尉執盤屋斷獄首出御史中丞  
李汶愛之奏為監察御史按雲陽源成季以贓免用疑文不宜調而調  
因謁於臺遂捕劾之追姦骨窮律言奏流成季刑曹部罷所居官給  
事中以省詔非是奪俸緣而坐罪者甚衆自是風聲不可遏矣為御史  
時京兆尹李實文皇所委能禍福卿士凡其榮衰繫所附背舉朝迎  
避其鋒公在途而實來揖公移文詆之其詞可羞實遂奏公為三原令  
求其不足於禮以持之公至尹署泊羣吏之館還其邑劾府之禮無不  
其實既出其筭反加畏焉縣之編於戶者多中貴人前令率不能自為  
其政弛張牽之公悉召所謂貴人者入坐當其日劾桑梓宜如是也邑  
人大駭從其所指為長安令朝廷方恩于頓而以帝女嫁其子民有與  
于氏蒼頭同盜人馬者前令捕民而縱其蒼頭公始至縣即立取其奴  
而與民均其法知御史雜事京師饑穀起價京西諸侯相率閉粟公  
移之簡書徵秦晉泛舟之說西鎮惴惴收去條令粟流于秦元和四年  
為御史中丞歲中知京兆尹六年為刑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上言派  
人會赦而歸獨配囚為隔遂無還者請率以七歲為貢至今用之尋加  
禮部尚書益以御史大夫又以戶部尚書節度西蜀長慶初觀穆宗言  
中外之事遂留為刑部尚書復幹鹽鐵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其  
職匡維激發始以進賢為急上方有意河朔以財賦始出於方土三年公  
用相印為淮南節度使以其職隨之四年言事者謂鹽運之設其留京  
師用制方土加檢校司空去其使未幾上念公成法又以使屬公加司徒  
今上踐祚急詔徵公至即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其使尋兼  
太清宮使累進爵至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進階至金紫光祿大  
夫年七十二而薨公入官三十二政逮事六帝出統楚蜀之師入極台宰  
之尊前後三總鹽鐵既去又復幾二十年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寧有獨  
私於公耶必有以當其然也一署吏苟不犯無能奪其任者歲時奏課

至于榮大史骨次遷亦如之故人用安其爲善莫有欺公者雖遠至海  
裔若摠轡皆垂窮年不死一吏賤一職而羣務自濟凡朝廷平淮取  
鄆屠汴下滄溟干戈不息者五十六年饋餉資費隨其緩急而立辦  
沛然若神給其間溝琵琶導潁河以漕輕舟師人坐受其飽跡三門  
挽沈石以濟巨艦關中遂亡其饑薦皇甫縛之強敵而縛反短公於上  
公猶不知上謂其長者論景忠信錮制逗撓之將期必抵於罪時服  
其敢爲深涉徐境導齟齬而爲忠既衆人曰眞宰相器也權征之外有  
雜緡率貢內帑號爲羨進貞元中歲不過十二萬緡及公歲貢百萬緡  
凡國有大征伐不慮其費之有無洎丞相晉公專征討之事兵食之給  
悉出於公從容以贊其成及滄溟平公有叶力之助自御史中丞京兆尹  
摠賦秉政未嘗書笏爲記善於啓奏天子不能自守其喜怒公以專  
志持務密斥於上行已寡徒不喜伐露由是數帝任遇多被恩澤權  
利去留如在諸己人多意公能詭合於時及公再持相印與晉國洎一  
二公同輔於上趨嚮甚直雅符於道苟所舉公是公必扶之即非是公  
遂嘿嘿不和由是上知公重厚而同列亦聳待之乃見公之所爲與嚮之  
不知者期公蓋甚戾也公旣屈於名而伸於富貴豈非盛德君子神明  
之所祐耶故夫人清河崔氏給事中銳之女嗣子式祕書丞砥服名教  
不以丞相子自居其身次日冰始授京兆尹參軍事哭度宏遠公之仲弟  
曰炎季日起與公三人俱用文學奮於江左西遊長安七中甲乙時議  
偉之公歿不幾日而起以戶部尚書司國之計門閹之士咸來哭賀羣  
吏之執籍繁夥一如公之時其亦於世難求也其從事故相國程公昇  
今荊州相國段公文昌其他分居中外羅諸臺閣者不啻三十人銘曰  
歲在大和惟帝聖神圖任舊臣乃相太原維是太原福祥其奔再持化  
權樞揆聯聯兩統劇藩楚淮蜀坤始自元和公秉貨泉憲穆猷文頃茲  
聖君四帝財征去公孰親惟煮惟鑄惟範惟聚東掃北殄上之所怒  
帶甲百萬餼食爲巨俾公尸之不勞而具變通以時物無滯阻綱條一  
施莫越其規遇衆以仁中控其機信行恩馳罔有詐欺公之惟揚漕務  
其將公之留庭職與公并首尾貫聯幾二十年相符使符隨其興徂公  
之敏智顯爵自至不緣其外姑直其裏始承其風畏公之邃及與之同  
泳公之易仁人之跡歿而乃熾揭於茲碑不什不倚

唐丞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銘并序

李珣

天球河圖有國之大寶麒麟鳳皇王者之嘉瑞方於賢彥即又次焉天祐我唐才傑間出輔時興化代有其人公諱僧孺字思黯隴西狄道人本子姓漢有牛爲隴西主簿因家焉代爲西州豪族八代祖弘仕隋爲吏部尚書封奇章公佐佑文帝有重名於時高祖鳳中宗時爲春官侍郎掌國史曾祖休克集州刺史贈給事中祖父紹太常博士贈太尉父幼聞華州鄭縣尉贈太保公七歲而孤依倚外族周氏嶽嶽卓卓有老成之風以喪禮自處未嘗戲弄年十五知先奇章公城南有隋室賜田數頃書千卷乃辭親隸習孜孜矻矻不捨晝夜自四五年業成舉進士軒然有聲時韋崖州作相網羅賢雋乃知公名願與交公袖文往謁一見如舊由是公卿籍甚名動京師得上第聯以賢良方正舉又冠甲科策中盛言時事無有隱避持權者深忌之出爲伊闕尉名府賢侯羔鴈繼至封章屢薦每爲中執事所沮皆不滿秩從潞帥郗士美簡授管記三奏不得請竟除河南尉會有次對大僚因言事解於上上剛遷監察御史丁太夫人憂服闋除本官轉殿中又以文高氣直

累歲堙屈問望所屬推美於臺閣間入省拜禮部外郎時孟尚書簡有重望以地官貳卿兼領網憲薦爲公知雜轉都官員外兼侍御史免憲職授考功員外郎集賢學士穆宗即位宰相稱其能遷庫部郎中掌書命召對與語上德之面賜五品服未幾遷中丞每對延英必移時盡言天下事有武將李直臣爲宿州刺史豪奪聚斂以貨數百萬厚結權貴公按之爲有力者排幾不勝音以詞堅理直上意迴直臣乃得罪由是上以清直知又面賜金紫拜戶部侍郎時望充塞中書令韓弘以財投分公拒而不受上因他事知之愈賢公遂作相持重顧大體不言細事嘗謂同列諸相曰致理之本派品爲先彛倫攸叙蓋謂此也每惜名器力與同列爭方鎮以不廉問者輒奏貶以賄賂求進者必阻之先是李司徒逢吉與杜循州元穎同作相穆宗寢疾議建儲貳與公不協後元穎出鎮并絡逢吉銜之思有釋憾於政事堂謂公曰西川前有廢立謀上孰知之來日延英發其事公不知慎勿沮議公曰王導有言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正近此耳又安得不言哉逢吉喑鳴而止敬宗王少嗣位公雅善數奏每言一事必本末陳之上甚倚愛同列挾中

助力赫赫嫉公之賢公亦思避其鋒三上疏求外任上以武昌善地建節幢兼相印以授之既至問人所病害咸言鄂土踈薄歲一修城役工誅茅人用咨怨公默許心計埏泥範塼未及三年盡換舊制崇墉堅壁人至于今賴之文宗嗣位二年公入覲詔復相位上雅知公名一見恨得之晚會宋相申錫以廉介聞巨姦鄭注挾北軍勢上射取財貨富侔於國忌宋之直陰畫詭計誣與藩邸通因內臣而上其變造作似是動皆符會上驚聞激怒下法吏議其罪諫官伏閣爭不得公久侍密啓上意乃寬止於郡佐公實有力今李崖州鎮劍南西川上言西蕃別屯以維州降帶甲之士甚銳其地要害得之足以壯邊部徐圖河湟此其漸也上疑不決下南宮議百執事皆是西川奏公獨曰國家近與昆夷敵血四鎖晏然今若自虧大信大戎恃衆見詰渝盟彼直我曲未可量也上曰丞相之言是詔還維州初德裕承藉地勢自負機術公介特素不與之交及是大不平遂成宿憾公與李尚書宗閔同輔政出入殿省進退有度上偏目公曰卿才類霍光異日可屬大事公懼滿辭位再陳封章寵加端寮出鎮淮海不改相印再登將壇揚州當江淮之衝習偷薄之俗公以清淨簡易化人移風俾及五年臻于至理倉廩實禮義行刑措政成脫屣歸洛優詔屢降雅志不回拜檢校司空東都留守文宗將有大制置大除授必降中使假於他方入皇城宣密旨獻可替否如在君前其信重也如此俄以左僕射徵王人就賜官告特明異禮公感恩雖厚退身愈堅一對而歸不詎相第亦有中阻未諧人情又加相印出爲漢南節度使制出上悔之欲追成命公固辭上曰且不與卿周歲別出都門特賜清廟器六事皆範金飾玉如古時製宣曰以卿精忠用以旣別寵待之禮當時無儔公到襄州均并稅薄地征人用胥悅咸歌來暮武宗初續極聽信未一行險者乘時而起凶德叅會倒置天下事清賢名輩多被斥逐惟公位高德重最難搖撼餽餽齟齬幾至二年屬大水壞居人廬舍公以實上聞仇家得以逞志舉兩漢故事坐災異無免降授太子太保俄又改太傅再臨東郊劉從諫死劉稹自擅以昭義軍阻命天兵誅討五年方剋上喜甚素忌公者媒孽鍛鍊誣公與從諫交上怒下詔旬日三貶公至循州長史齮空指鹿四海之士咸寃之公推運達命恬然如得好官時踰嶺越險二年在海上無所苦今

上即位大明善惡三遷至少保轉少師率復高位分司東洛池臺琴酒  
逍遙自娛賢士大夫尚其軌躅未半歲進疾薨於東都城南之別墅  
自嬰疾至于捐館談笑語三言宴居自若口占理命繼悉無遺上聞爲之  
軫悼聯日不視政公卿相弔正人雪涕冊贈太尉遣大寮弔祭公端明  
簡重忠厚誠懇平居私室如對大賓不喜釋老唯宗儒教早與韓  
吏部皇甫郎中爲文章友其名相上下晚與白少傅劉尚書爲詩酒侶  
其韻無高卑前後作鎮皆佩相印辟署多名人難於進而勇於退儉必  
中禮貴而不奢知命達理保和居易三領大鎮接護軍以禮貌不至交  
歡再入中書待樞使以公平不容請託有恩必報有讎不校韋崖州於  
公恩也嫁二女歸名士薦長子登周行李崖州於公讎也卹竄謫之窮  
途厚供待於逆旅其厚德歟亦難能也夫人同郡平氏贈僕射祕之  
女賢明懿淑稱於族姻有子五人曰蔚曰蓁能嗣其業皆擢進士第  
蔚監察御史蓁使府協律曰奉倩洛陽尉二人未知名公以大中戊辰  
歲十月二十九日薨以大中己巳歲五月十九日葬并小子不佞早栖門牆考  
選第叨殊等之科開賓筵忝入幕之吏國士相遇筆札見知周旋欵

眷垂三十載刊石表德分也難辭公歷官三十一政作相一十九年逮事  
六宗光輔四帝承主恩必由直道解相印實無罪名自少及長不失  
色於人佐時理家無悖入之化負持身不撓履道甚夷嘗病在高位者  
不知止足終日抗論剋期拜章音不及年俾孤美志銘曰

公之生兮稟星辰公之才兮渾而真公之性兮威且仁公之文兮班馬  
鄰公之藝兮游夏均公之儉兮自我身公之簡兮無雜賓公之貞兮肅  
人倫公之慎兮質鬼神公爲相兮平如鈞公爲邦兮政如春公不幸兮  
罹數屯公無辜兮介于循天開日明兮堯舜爲君舉直措枉兮幽窈  
必伸牽復高資兮言旋洛濱逍遙琴筑兮無異隱淪屈指懸車兮歡  
然十旬素懷未遂兮美疢來臻悲纏冕旒兮哀動指紳寵贈加等  
兮冠于台臣有司職喪兮歸葬咸秦觀者歎息兮國人酸辛袁安慶  
餘兮令嗣焜焜陳寔道廣兮門生振振乃續微猷兮刻于貞珉碑生  
金字兮名德長新

齊成公神道碑銘 并序

權德輿

有唐文學政事之君子曰相國齊成公諱抗字遐舉清方粹溫絜矩

秉彝明誠盡性切劘化育之道精義入神旁魄天人之際以忠事君以  
病乞身乃去台宰乃儕商皓然後撤琴瑟啓手足歿齒無違德以從  
先大夫於九原易名曰成不亦宜乎公某郡人自太公表東海相公  
天下爲國爲家或哲或仁烈祖贈太師府君諱澣歷給事中中書舍人吏  
部侍郎止於平陽太守出入陟降中行山立至今言開元名臣者稱公  
有遺愛焉實生先公贈國子祭酒府君諱翽履道貞厲仕至左龍  
武軍倉曹積厚於上流光於下其位不充故大受於成公公旣亂而孤  
哀過成人屬蜀幽陵橫潰中夏如燬奉太夫人安輿違難於越得子州  
支伯之故地而借隱焉誅草茅以順居息悅山水以資仁智方茂天爵  
用觀靈龜嘉招重問奔走以狎至虛己弘道從容而翔集吳郡張相君  
鎰方以仁義理濠上得君爲榮及進律于洪成師于岐累爲命介若騶  
有勒建中中戎王請大和會以休寧西方右扶風綿亘汧隴地當甌脫  
且有成命正其經界公實佐權登壇泣盟得其情數與之約結克就衣  
裳之會用銷邊鄙之警言自解巾三遷至殿中侍御史俄屬涇旅竊發  
群兇肆毒天子展義於甸內主公死難於理所百舍奔問至于行宮拜  
侍御史有詔以蕭黃門復布凱澤于東夏命公爲工部員外郎以贊  
焉復命轉倉部郎中李懷光阻命于蒲連兵未解關中飢旱經費  
不足轉粟饋軍濟時之難患求才急病命使以專達遷兵部郎中  
兼御史中丞以董其任俄拜諫議大夫當軸者不相容坐婚親細故出  
爲處州刺史先是山越寇攘蕩覆城市公乃卜勢勝之爽塏因習俗  
之便安三時不害百堵皆作朝典陟明拜蘇州刺史吳實劇部大田多  
稼浮淫冒沒吏禁或弛占著名數戶版不均公乃閱其生齒書其比要  
強家大猾不得蓋藏介特單輕與之紓息已日乃孚厥獻戊焉遷潭  
州刺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以嚮時二郡之理而弘大之其仁可知也  
左曹理本徵爲給事中周郊寄重擢爲河南尹盜有宋瞿曇者白書  
推剽爲群偷囊橐三川病之幾三十年公法令嚴具網羅張設潛捕魁宿使  
無遺類指顧之間擒搃如神乃作秘書章明文雅脩舊旨以起廢乃作  
太常統和神人節事以辯志便蕃大僚其道乃光德宗皇帝方以堯  
舜氏聰明之道馭天下用賢人充相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中  
事熙九功之歌質百官之成損益文憲化裁形器精微以折中密靜而

不伐或事隱於造膝或言行於沃心初天官氏每歲表他曹郎二人  
閱多士試言第其甲乙春官氏俾考功郎中選孝秀之親故者而進  
退之公以冢宰小宗伯為官人取士之本蓋天子有司之重至於避小  
嫌亂舊章適滋旁歧孰謂局鑄蹇蹇坦坦之道豈如是耶然後闢  
康莊作衡尺遵公是之路去自便之私天下之人謂之理道尋有詔  
修國史昔孔父無位以空文為一王法公當盛明之代用宰司摠直筆  
其於褒貶勸懼明焉勤慮盡瘁積成寢恙累章乞告改太子賓客  
遭罹不淑贈戶部尚書時貞元甲申歲夏四月春秋六十有五夫人河  
南獨孤氏某官某之女賢明蚤天繼夫人蘭陵蕭氏某官某之女仁順  
有禮法嗣子餗銜恤毀瘠侍公裳帷以某月日附于東都某原喪祭哀  
敬君子以為有後惟公深而通肅而寬出處動靜必以中正勸用五事  
暢於四支次貞性儼恪尤長鹽菽在岐也薦齊忠公映佐蕭也薦盧恭  
公邁皆至宰相其他推轂薦士為漢廷臣成天下重名碩望者不可勝  
書凡所論著皆研幾析理弘雅夷遠洪州文宣王廟碑張蕭肅盧三相  
國碑誌本聖人教化之蹟推大政暮明之道固其性術講貫而發舒乎  
斯文文集二十卷中倫體要盡在是矣公薨五年餗調為洛陽尉永惟  
先烈未刻豐碑以德輿夙承湖海之舊中忝掖垣之屬他日舉代靡形  
話言獲於遺編實見陰德顧茲無似有玷知人濡涕含毫以表幽  
宅銘曰

昔在營丘大風泱泱有倬平陽令聲章章不踐宰政慶貽子姓倉曹  
含光大學追命厥生中書秉哲居正鵬起扶搖鸞翔慶霄乃登紫  
微以瑞清朝吉凶糾纏寒暑結轡其生有涯其用未極壽堂冥冥宰  
樹森植揭茲馨香終古是式

文粹卷第五十六





